

叢山飛俠傳



十九

昭和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印刷
昭和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發行
康德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印刷
康德十五年八月二十二日發行

版權所必
有究

每册價定四角

著作人

三井彌作

奉天大北門裡門牌五十一號

發行人

王麟閣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印刷人

白玉臣

奉天大西門裡門牌二十八號

印刷所

東都印刷局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行處

洪順德

叢山飛俠傳

〔卷十九〕

第一回

圖解勤參寸心通妙諦
飛雲可捉咫尺誤仙緣

本書正集十八冊

業已告終

這裏先補叙由戴家場分手出來的

幾個本書中重要人物的事

踏 便以歸入到峨嵋開府盛典

下文繁妙節目甚多

日後俱有交代

這且不言 且說老英雄

凌操的愛女

俞允中的聘妻

女俠凌雲鳳

原是追雲叟白谷逸的內侄曾孫女

當白谷逸

的妻子凌雪鴻 在開元寺坐化時

對白谷逸同窮神凌渾的妻子

白髮龍女崔五姑

再三囑

咐 說凌家仙根甚厚

五十年後

必有子孫得道

務必代爲留後

後來白谷逸

算出應在雲鳳

的身上 便借衆仙俠大破戴家場之便

給烟中神鶚趙心源

去了一封柬帖

命他到時看看

等白髮龍女崔五姑一現身 便即將柬帖呈了上去

說自己門下

並無女弟子

請他務必克

踐前言

渡引雲鳳

五姑此來

一半相助衆仙姑

驅除異派

一半也是爲了渡化侄曾孫女之

事 當然照辦

雲鳳本來心性高潔

向道甚誠

祇爲老父年邁

終鮮兄弟 不得已才許給俞允

中 雖然允中英姿颯爽

武藝高強

又是世家子弟

足稱佳婿

到底不是素願

及至和姓羅的

結仇 避至戴湘英兄妹家中 先後遇見了好幾位劍仙俠士 大都飛虹百里 上下青冥 才知

仙人也是人爲 益發動了嚮往之心 幾次想和老父商量 就着這當前仙緣 投師學的 俱被

阻止 雲鳳無法 祇好暗中背人 去激允中 誰想允中 十分痴情 也是執意不肯 雲鳳暗中甚

是氣悶 原准被破了戴家場 拚死命苦求羣仙接引 以死自誓 好歹也要了却這層心願 不

想一出去 便遇見假頭蛇姚元 仗見一手神槍 剛要得勝之際 忽被姚元 暗放瘟皇迷魂沙

冒起一股黃烟 雲鳳聞着一股奇腥之氣 剛暗道得一聲不好 立時中毒倒地 眼看死在姚

元禪仗之下 多虧戴湘英 趕來接應一彈子將姚元右眼打瞎 凌操見愛女倒地 忙趕過去

救時 倏地眼前一閃 現出一個白髮婦人 就地下抱起雲鳳 身形一幌 不見踪跡 雲鳳在迷

網中 微覺身子 被人捧住 輕飄飄的 憑空騰起 漸漸不知人事 等到醒來一看 已臥在一間

極修整的石室以內 面前站定一個滿頭銀髮 手拄鐵杖的婦人正撫着自己滿頭秀髮說道

小孫孫 可能知我是誰麼 雲鳳幼年 便是凌操 說起自己家中 曾祖姑成道的仙蹟 一聽

這等稱呼 把白髮龍女崔五姑 當着了凌雪鴻 適才己爲敵人毒烟暈倒 定是遇救到此 連

忙下拜道 你老人家 可是五十多年前 在開元寺坐化的那位曾祖姑麼 崔五姑道 你會祖姑 業已兵解化去 又經過了三十餘年的流轉 才轉劫託生 在蘇州閶門外 七里山塘 一個姓楊的漁人家裏 不久便可相逢 我是你叔曾祖父凌渾的妻子 白髮龍女崔五姑 因你會祖姑坐化時 曾再三向我和你會祖姑父 追雲叟白谷逸說 凌家仙福尚厚 他年還有出世之人 要我三人隨時留意 渡化接引 日前你叔曾祖 算出應在你的身上 今日打掃時 趙星源又拿着你會祖姑父的書柬 請我渡你到此 先傳授你坐功劍法 日後再引進到峨嵋門下 你叔曾祖 日內便去青螺峪 驅除八魔 創立教宗 我本應相偕同去 祇為你叔曾祖 雖然道法高強 在各派劍仙中 享有盛名 祇是他還不算玄門正宗 門下弟子 異日均難免於兵解 昔日你會祖姑 便是吃了此虧 他性情又有些古怪 異日學功劍術 必不容你轉入峨眉 所以他本想將你帶往青螺 是我執意不肯 才將你帶在這風洞山 白陽巖花雨洞暫住 我先起你一口玄都劍 按我所賜 每日虔心練習 我不時離此他去 每隔旬日 必來看你一次 此洞昔日爲白陽真人學道之所 靈蹟甚多 乃人間七十二洞天之一 內洞陽壁上 有白

真人遺留的圖解 慧經鳥仲 外具百物之形 內藏先後天無窮變化 你祇勤加揣摩 以你天

資 日久自能融會貫通 稍能有成 再下山去略積外功 便可持我柬帖 趁着峨眉開闢五府

之便 前去拜師了 開府盛會 爲時相距不遠 同門中身懷絕藝 道法高強之人甚多 你既是

我引進之人 雖不能超越羣倫 也須相差不遠 此事成敗 全仗你自己修爲 毋負我的期許

才是 不過此山遠在黔桂邊境 數千里山嶺雜沓 除了北山鐵雁冲 黃獅峒一帶 略有生番

黎苗雜居外 雖然風景奇麗 時爲仙靈窟宅 亘古一來 洪荒未闢 大澎深山 山魃木客 虫蟒

怪異之類甚多 再加上此洞 久傳藏有白陽真人一部針訣 和兩匣芒餌 中間經過許多異

教中人 來此搜掘 至今不曾發現 連我也未知藏處 難免不再有人覬覦 我再賜你神針一

枚 可隨心收發 作爲防身之用 彼若有緣 將真人遺物 得到手中 足可助你數十年苦練之

功 可隨時留意 那就看你緣分如何了 雲鳳聞言 不禁感激涕零 拘着崔五姑的雙膝 叩頭

不止 崔五姑笑道 我知你向道心誠 今日正趁你的心願 儘自傷心則甚 快起來 雲鳳含淚

起立道 曾孫女蒙曾祖母 天高地厚之恩 接引到此 九死難報 祇是爹爹年邁 並無子息 所

生祇會孫女一人。平時甚是重愛。今見曾孫女失蹤。必然悲痛不止。還望曾祖母。恩施格外。大發鴻慈。將他接引到此。即使修道無緣。也可朝夕侍奉。不知可否。崔五姑笑道。痴丫頭你當修道成仙。就這般容易麼。此山已高出雲表。你此時人在洞中。又服了我的靈丹。還不覺得。洞外罡風。何等凜烈。常人到此。便即吹化。便是你。也須修煉四十九日之後。始能出洞遊行。他一個暮中衰叟。到此怎能禁受。洞中食用之物。俱所不備。你在數年內。還未必能服氣禁食。這四十九日中。尚須我給你採辦黃精松子之類充饑。自出取食。須待四九期滿。骨堅氣凝之後。他來豈非受罪。至於憂思愛女。在所難免。但已有人。爲之分說。決可放心。他此刻有俞戴兩家留住款待。正好安樂。你祇有志向上。年餘光陰。便能見面。你必將我的靈丹。與他服食。縱難成仙。也可延年益壽。一人得道。九祖升天。圖這年餘之聚。反分道心則甚。雲鳳不敢再說。當下催五姑。便命雲鳳。盤膝坐下道。你如此孝思。率性我再助你一膀一力。使你早日學成。父女重逢。此舉省却你苦功不少。須知此等仙緣。曠世難逢。勿以得之太易。不自珍惜。淺嘗輒止。雲鳳聞言悚然。恭謹領命。崔五姑伸出一手。按住他的命門。雲鳳祇覺五姑

的手 微微在那裏顫動不止 漸覺一股熱氣 由命門貫入 通行十二玄關 直達湧泉 再遁七
十二脈 周行全身 遍體奇熱難耐 雲鳳祇管寧神靜志 一意強忍 先時五內如焚 似比火熱
半個時辰過去 方覺渾身通泰 舒適無比 前後過有半個時辰 忽聽五姑喜道 想不到你定
力根骨 如此堅厚 真不枉我度你一場了 接着又傳了雲鳳坐功 說道 你此時百病通暢
百病皆除 日後運氣調元 可以毫無阻滯 後洞現有我適才採來的黃精 外有鐵釜一口 支石
爲竈 足拱半月之糧 可照我法做去 半月後 我再來傳你劍訣 說罷取出一口長才二尺的
寶劍和一根三稜鐵針 交與雲鳳 傳了針的用法說得一聲好自修爲 行再相見 雲鳳祇見
滿洞之中 金光躍眼 人已不知去向 知道洞外罡風利害 不敢迫出去看 祇得望空拜倒 謝
了大恩 先將那口劍拔出 錚的一聲 電光閃處 劍已出匣 寒光射眼 冷氣侵肌 仙家異寶
果自不凡 神針無事 不敢妄發 也知是件寶物無疑 不由喜出外望 心裏記着後洞壁間圖解
和白陽真人靈蹟 以爲其中必多仙景 恭恭敬敬 朝後洞叩了幾個頭 存着滿腔虔誠之心
往裡走去 這洞共分前中後三層 祇前洞最爲光明整潔 中洞深藏山腹 雖然高大宏深 已

不如前洞亮朗 雲鳳見上下壁內 到處都是殘破之痕料 是前人發掘遺跡 走向洞壁盡頭
見有一塊高約兩丈 厚有三尺的石碑 碑上並無字蹟 轉過碑後才是後洞門戶 高祇丈許
進門一看 洞內異常黑暗陰森 雲鳳原是內家武功 目力曾經煉過 仔細定睛尋視 依稀略
能辨出一絲痕影 但是看不清楚 洞中彷彿比前中二洞 還大得多 除當中一個石墩 和零
零落落 豎着許多長短石柱外 并無什出奇的景物 再走向壁間一看 那圖解也祇影綽綽
有些人物痕跡 用盡目力搜查 不見一字 僅在東南角 尋到一堆黃精松子 和那一口鐵釜
心中未免覺着有些美中不足 孤零零坐在當中石墩上 祇管出神尋思 也不想弄吃的 暗忖
會祖母 既說圖解爲用甚大 必非虛語 這一點點人物立坐飛躍淡影 不見一字 洞中如此
黑暗 叫人怎生索解 如不從此中悟出一些妙理 休說自己汗顏 曾祖姑必當自己不堪造
就 負了期許 也許就此擺手 豈不誤了仙緣 想一陣 又往四壁注視一陣 那飛躍屈伸之狀
還可照着內行功夫 依式學樣 偏生坐像最多 十九一式 即使看得清楚 也無後下手學習
似這樣起坐尋行 過了好些時候 老悟尋不出一點線索 不由着起急來 越着急 覺着洞中

越更黑暗 末後把氣沈下去 閉了雙目 略爲定了定神 把心一橫 暗罵好容易遇上樣等仙緣 偏又資質這等愚下 如不悟出壁圖解用意 誓以身殉 反正曾祖母 要半月過了才來 無須急在這一時 何不先照他所傳煉氣之法 動加練習 緩些時再去參悟 想到這裡 便將雙膝一盤 冥心用氣 打坐入定 等到做完功課起身 也不知是什麼時候 祇覺身輕骨健 神清氣爽 睜眼一看 洞中也沒有初進來時黑暗 壁間圖像 隔老遠便能稍稍辨認 這才少悟虛空生白之理 適才是由明入暗 滿腔慾望 心盛氣浮 所以看他不見 此時坐功之後 矜平躁釋 神清志寧 便好得多 以後勤加練習 定能視暗如明 只圖像能一目了然 無須尺尋寸視 縱無字跡註解 多少總要體會出一些道理 不禁轉憂爲喜 益發奮勉不置 雲鳳自從戴家場遇救 到此已有一天多時間 未進飲食 這時心裏一寬 方覺腹飢 走向壁角置釜之處 一面先剝了松子入口 猛又想起仙人點化 往往示意於不知不覺一中 前洞儘有光明方便所在 這鍋竈偏生安置在這後洞最黑暗的地方 着似無關 定非尋常 說不定又含有深意 且莫去動他 隨想隨取了一根黃精 咬了一口 覺着苦澀 見其中還雜有許多山芋 打算煮熟

了吃 釜旁柴枝頗多 也有火種 無從尋水 出尋又畏罡風 祇得用身帶的一把小刀 削些胡亂生吃了一頓 吃完起身 又向壁間尋視 除看得比前清楚外 仍無所得 一心苦練 洞中又無牀榻被蓋 率性不睡 逕去石墩上二次打起坐來 做完了次功課 異常舒散 或是吃些山芋黃精松子之類 又去打坐入定 似這樣做過了十幾次功課 始終未曾離開後洞 洞中黑暗 不分晝夜 算計時候 約有三天光景 因是潛心一意 勤苦參修 再加天資穎異 夙根深厚 進境急快 雲鳳本人 尙不知道 祇覺心智空明 耳目分外靈敏而已 有一次剛剛入定過來 偶看壁間圖解 格外比前清晰 知是打坐之功 智忖再有數日 祇要按着曾祖母所傳坐功 能在一次中 將氣機運用絕熟 通行逆行 過了十二周天 做到他老人家所說境界 便可照着壁間圖解 不問悟出門徑與否 一一試練了 正自尋思 微聞水聲滴石 靜中聽去 分外清楚 細一留神 聽那水聲 竟出自那塊打坐的石墩之下 雲鳳連日用功 除吃些山種外 未進滴水 也未行動過一次 忽然聽的水響 不覺思飲 心想洞中靈蹟甚多 即壁間圖解外 也會仔細搜索 並無所見 石墩下面 是實是虛 怎未想到移開一看 這水聲好似時近時遠 石墩

又大 莫非下面還蓋有洞穴不成 想到這裏 走近前去 兩手搬着石墩 往前一拉 竟能移動 連忙運足平生之力 一陣搬移 移開二尺來遠近 漸漸發現穴口 心中大喜 等到石墩移向 一旁 再看全空口比石墩 祇稍小一圈 低頭往穴中一看 水聲已往 那穴道是前往後 斜行 下去 看去預然很深 不過斜徑陡些 並非直落無際 有了着身之處 自信從小練就一身輕功 還可提氣站壁上下 略爲歇了歇 振起精神 將真氣往上一提 身坐穴口 伸足入穴 背貼着那滑削陡險的穴壁 緩緩往下溜去 快要到底 才將氣一舒 加快了勢子 等到腳踏實地 一看 地方不大 石筍林立 均甚粗巨 石壁沒有上面平整 到處都是孔竅洞穴 仍有不少發掘過的痕跡 再一細尋那水聲來處 祇在一塊形勢巽牙的奇石上面洞竅裡 有一線流泉 涓涓下滴 想是年代深遠 永滴石穿 已成了一個尺許方圓的水坑 水與地平 也不溢出 用劍一探 不能到底 彷彿很深 張口就着泉流一嘗 竟是甘冽異常 心想汲些上去 又沒盛水的東西 如若上去 將那口釜鐵搬下來盛 又恐拿着東西 走這樣溜削的穴壁 下來容易 上去却難 想了想 無計可施 一心想吃點熟東西 祇得取下身披的肩巾 先放在水坑裡 洗了

個淨 就着那涓涓細流 將他浸濕 再脫去上身衣服 放在石上 以免弄濕了 沒有換的 一切
准備停當 口含濕衣 走向穴壁 仍是背貼着壁 將頭往前略伸 手足向壁 施展輕身功夫 一
提氣 飛也似往上遊去 一會到頂 出了穴口 奔向釜前 將巾一陣擰絞 居然有二多盃水 左
就閒着無事 穴底溫暖如春 也不嫌麻煩 一連上下三次 才湊了有半釜子水 就石上晾起
肩巾 將脫去的衣服着好 一面升火 面削芋 才入釜中去煮 不消片刻 水開芋熟 香味撲
鼻 取出一嘗 不但那芋甘芳酥滑 連湯也是清香甜美 益覺適口異常 盡情大嚼之餘 不覺
吃多了些 雲鳳連日吃了許多冷東西 在先又服了崔五姑的剪洗腸胃的靈藥 藥力早已發
作 又幾天沒有行動 被熱湯熱食一冲 不一會 忽然腹痛如絞 恐污穢了洞府 洞外罡風
利害 強忍着跑出洞去 擇一僻靜山石後面 剛一蹲下 便如奔流奪門 不可遏止 等到站起
身來 積滯全消 頓覺身子二輕 五內空靈 細看當前景物 置身已在白雲之上 四外萬峯 微
露脚尖 俱在腳底 正當中午時分 天風冷冷 彷彿甚勁些 是一毫也不覺冷 偶一低頭 見巖
下面 長着許多奇木異卉 向陽一面 有一處黑沈沈的 似有洞穴 當時未覺意去看 閒眺了

片時 逕回洞中 去做功課 坐是覺着一縷熱氣 由丹田起來 緩緩通過十二玄關 直達命門 然後又順行下去 與崔五姑傳授時 手按命門的情況相似 知到第一層功夫 業已圓滿 坐罷睜眼一看 全洞光明 無微不至 不禁狂喜 連日壁上圖解 已是越看越顯 雲鳳打定主意 練好了五姑所傳功課在說 一直未去理他 這次作完功課 見四壁人物鱗介飛潛動躍之形 不特神態如生 竟悟出自東壁起始 個個俱似有呼應關聯 一數全壁 共是三百六十四個形勢 暗忖這圖解 分明按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怎麼少了一個 四外又無殘缺之痕 再四揣摩不出 反正無師之學 全洞自己用心試習 並不深知微妙 且試試再說 便決計從東壁許多動像起 照樣練習起來 起首是一連十二個人形的坐像 俱都跌坐朝前 頭一個兩手直向膝頭 一目垂簾內視 音微下垂 第二個起 頭略正些 狀甚妥閒 以下的十個坐像 俱都相同 看不出有什不一樣處 雲鳳雖猜是坐功次序 但是四壁三百六十四個形相 飛潛動靜 無一雷同 但是這起十二個 除一個首略俯 算是坐功起始 調息時的姿態外 後面這十個 既無什變態 要他何用 定深意在內 心是自己心粗 沒有看出他的異處 當下定

了定神 再仔仔細細 察看那十二形相 同異之點 除面貌胖瘦 身材高矮不一外 林說姿態相同 連那服裝那衣紋 都是一個樣子畫出似的 想不出個道理來 後來一想 這也許是當初真人門下 練圖解的十二個弟子 也未可知 看壁相人形 一共不足二十 除這十二個有衣冠外 餘者均是赤着身子 所料或者不差 想了想 把初意略爲變更 便捨了這十二個形相 暫且不學 竟從第十三個圖像 開始學習 其實雲鳳 如按初定主意 不問三七二十一 竟從頭一圖學起 日子一久 自可悟出玄門上乘大道 只爲天格過分 聰明了些 心略一活動 樣一改主意 反到捨近求遠 等把壁間圖解學完 悟出走錯了路 己該是下山時候 無暇度修 日後到了娥眉 不能與三英二雲比肩 仍要隨定一輩道行略次的同門 在左元洞內 苦練三百三十五日 差一點便和雷楊等人 同樣走火入魔 白費多年的辛苦 這同不提 十三圖起盡是些人物鳥獸各試各樣的動定狀態 雲鳳便照着上面 態經鳥伸 一一練習起來 先只打算照本畫符 以爲不知怎麼難法 原擬每次功課完畢 每一像學上幾次 不間有效無效 能通與否 督練習上十多次 再挨次往下練去 反正不惜辛苦 把這三百六十四像 一

一練完 看是如何 再作計較 及至照圖才練了兩式 便覺出有些意思 一式有一次的兆朕 不禁心裏頭怦怦跳動 連飲食都顧不得用 照式勤練不已 第一日連着幾次 練了二十餘式 坐完了功便練 練完又坐 雖已入了悟境 尙不能將各式融會貫通 等到第三日過去 己會了百十來式 有一次練完 試照幼年 在家練習武功之法 將各式先挨次聯貫 和打拳般練了一遍 然後又顛倒錯置 再練一遍 練時猛覺氣機隨着流行 和坐功時相仿 益發狂喜 不消十來天的功夫 壁間圖像 俱已練到 雖然祇知依樣葫蘆 不能深悉其中微妙 對於運氣功夫 却是已有進境 崔五姑去時 曾說每隔旬日必來看望一次 這日云鳳做完功課 一算日期 己有半個多月 五姑說來傳授劍法 並未來到 可是洞角所留的食糧 看去還是那麼多 絲毫不見減少 起初祇顧每日苦練 沒有注意到此 這時一經想起 覺着奇怪 暗忖神仙決不打謊語 但是飛行絕跡 來去無踪 一想到這裏便留了神 將所餘食糧 分別估了數目 打了記號 照自己每日食糧一估 還敷月餘之用 過了兩三天 一查看 少了些 尤是自己最喜煮來吃的山芋 一根無存 好生後悔 不該暗破玄機 又去打什記號 光陰 到過獸

鳳在白陽巖花雨洞中 不覺過了一個多月 五姑始終未見一臨 眼看食糧將罄 喜得那日

五姑 曾說四九期滿 便可出洞覓食 如今相隔已無多日 洞外罡風凜冽 日前也曾試過兩

次 除風力稍勁外 并無所說之甚 連日忙着用功 僅在洞前中立 若大一座仙山 俱未涉足

再過兩日 如五姑還不見到 便準備在本洞左近 先採辦一點食糧存儲 省得用完之後 急

切無處採辦 雖然仙法未得傳授 好在自己原有一身武藝 又是一口仙家寶劍 還有那根

神針防身 縱遇山魃木魅 自信尙能應付 出家人山居修道 一切艱危災害 原所難免 也怕

不了許多 正自沉思 偶望壁間圖像 個個姿態生動 彷彿欲活 仙人手筆 果是靈奇 越看越

出神 猛然想起自己曾將三百五十二相 一口氣連貫習完 覺着與坐功的真氣運行流替

雖有動靜之分 殊途向殺 並無二致 五姑去時未傳劍法 正苦無法練習 何不用這口仙劍

照着壁圖形勢 也試他一試 看是如何 萬一也和上次一般 悟出些道理來 豈非絕妙 云鳳

想到就做 當下拔出那口玄都劍 按着圖形 參以平日心得 一招一試 擊刺縱躍起來 頭兩

次練罷 得心應手 頗能合用 祇因形勢部位 變化不同 有的式子 專用右手便難演習 非換

手不可 如真照了樣做去 到時勢非撒手丟劍不可 覺着有些美中不足 練到十次以上 動

作益發純熟 快練到一百零三式時 又該兩手交劍 才能過去 心想強他一強 看看有無別

的洞法 心裡雖這麼想 身法並未停住 就這微一遲疑之際 已然練到那一式上 這中間一

截 共有七十多式 多是禽鳥之形 大半都以爪翼來動作 並無器械 云鳳用劍照式體會 都

能領悟用法 那一百零二零二兩式 一個是飛鷹拿兔 盤定下囑 一個是野鶴沖霄 振翼高

騫 一上一下 本就不易變轉 偏生 百零三式 單單是個神龍掉首 揚爪櫻珠之形 云鳳光

將身縱起 右手持劍 去伐飛鷹右爪 作勢下擊 剛一落地 倏又縱起 去學第二式 因為第一

式 未悟出着力之點 祇知橫劍齊眉 去代鶴的右翼 如要跟着提氣飛身回首旁擊 格於圖

中形勢 非兩手換劍不可 當時略一慌亂 想變個方法 祇顧照式練習下去 不料那些圖形

一式跟着一次 云鳳急於速成 勁作不快 身在空中 剛照式一個翻騰 猛見眼前寒光一閃

自己的頭 正向手中寶劍擦去 這時云鳳的劍 原是用口含着 大二中三指按握劍柄 平

臥在手臂之上 再想換式將劍交與左手 已自無及 情知危險萬分 心裡一着急 就着回轉

之勢 右手一緊 中指用力照着劍頭一按 同時右臂平斜向上 往外一推 那口劍便離了手 斜往洞頂上飛去 雲鳳身子 已盤轉身來 見劍出了手 心裡一驚 這些動勢 每日勤練 非常熟 不知不覺中 照住龍蟠之勢 身子一躬 伸 便凌空直穿出去 他原是一時手亂脚亂 想將那脫手的劍 收了回來 誰知孰能生巧 妙出自然 又加氣功已然練到擊虛孤空境地 平日獨自苦練 尙無覺察 忽然慌亂中的動作 逕自合了規矩 這一來恰好成了氣龍探珠之勢 說時遲 那時快 劍又是口仙劍 既發出去 何等迅速 照理雲鳳 祇是情急空抓 萬不料手剛往前一探 那股真氣 便自自然然 到了五指 猛覺手中發出的力量絕大 那劍飛出去 快要及頂 竟倒退飛回 到了手中 能發能收 大出意料之外 且喜人未受傷 忙收式落地 暗忖那劍 明明脫手 怎會一抓便回 好生奇怪 後一想 連日苦練 祇覺真氣越練越純 也不知進境深淺壁間圖解 是否可與劍法相合 難道這淺時日 已可隨心收發不成 想着想着 試將劍輕輕往前一擲 跟着忙用力往前一抓 果然又抓了回來 歡喜了一陣 該是進食的時候 一查食量 所餘已是無多 一時乘興 帶了那口玄都劍 和飛針 逕自出洞 去採尋食糧 到 洞外一看 恰值云起之際 離崖洞數丈以下 祇是一片溟濛 暗云低亞 遠岫遙岑 全

都迷了本來面目 不知去向 崖洞上面 照例常時清明 不見云雨 這時也有從云層中掙出來 成團成塊的云絮 浮沉上下 附石傍岩 若即若離 別一番開遠之致 云鳳先見下面云厚 雖然前幾日 看出一條方向路徑 到底不曾親身經歷過 怎敢冒昧穿云而下 方自有些遲疑 忽然一團雪也似的白云 從巖下飛起 緩緩 升 往身旁飄來 覺着有趣 伸手一抓 偏巧一陣風過 那云已自升高丈許 往前飛去 云鳳一撈 撈了個空 心中不捨 便追了去 這風一吹 不但這團孤云 飛行轉速 便連下面的云海 也似鍋開水漲 波捲濤飛 滾滾突突 往上湧來 轉瞬之間 已與崖平 云鳳祇顧縱身捉云 忘了存身之處 已難巖邊不遠 剛將身縱起 見那云突又前移 暗罵云兒 也遣般狡猾 我今是若不將你捉住 才怪不便在空中 施展近日新學來的解數 往前一探 又懸空飛出了兩三丈遠近 恰好將那云團 雙手抱住 身子才往下落 猛一低頭 見脚底云濤決莽 浩瀚無涯 那裏還有着脚之所 知是一時疏忽 已然縱在峕外 不禁大驚 急切間 想不出好主意 等到想起提氣盤空 凌虛迴旋 身子已墜入云層之中 睜眼不辨五指 那裏還來及 又不知脚底下是崖的那一面 仗着胆大心靈 立時變了方法 把氣緊緊提住 隨時留神着脚的地方 便下落之勢略緩 祇覺着脚一挨着實地 便可

站定。正落之間，漸覺涼風浸肌，冷雲撲面，周身業已濕透。正猜雲中有雨，猛聽脚下風雨大作，聲如江濤吼，四圍的雲越暗，水氣越厚。幾如沿身江河之中，約有頓飯光景，才將這千百丈厚的雲層穿過，風雨之聲也越發聽的真切。定睛往下面一看，底下也是一座山脊。因爲終年上面有雲封蔽，尙未見過他的形勢。身子正從狂風暴雨中飛落離地，少說也有數十丈高下。一朝失足，萬想不到下落這麼低速。自己如非在洞中練習了這四十多日圖解和坐功，一旦自天墜地，直落千丈。

第二回

還不是個粉身碎骨麼？想到這裏，好生害怕心寒。那敢絲毫怠慢，先把氣一舒，使其速降。轉眼離地，只有十來丈，才忙將氣重行提住。緊接再着按出一個俊鳥盤空之勢，以便覓地降落。雖知那口真氣已提卜好一會，畢竟練功夫日子太淺，根基未固，又處在驚急忙亂之中，下落太高，這氣一散，便不易再爲調勻。勢子儘能隨意變化，想和初下來時那般緩緩提氣下落，已不能夠。雲鳳見下降甚速，恐心身受了震傷，正在拚命往上提氣，一眼看前面綠陰叢

密之中 有一朱古樹 大約十圍 差牙怒挺 突出羣杪 云鳳下時 原是兩臂平分 雙足朝上的
式子 往下斜飛墜落 打算萬一不濟 臨時再化成一個風飄柳絮的招式 翻折而下 雖保不
住要受一點震 到底好些 一見這朱古樹 正好攀附 好生心喜 說時遲 那時快 想起這主意
時 已然落過樹嶺兩三丈以下 離地只有四五丈光景 也顧不得看青樹上有什東西 雙手
一分 雙足用力往上一踹 凌空一個魚鷹入水的招式 竟往樹腰上一枝老幹上 斜穿下去
等到近前 左手一伸 撈住樹幹 因從千百丈高處墜落 勢子又疾又猛 一經抓住實在東西
便似秋千般 盪了起來 等到把力勻住 右手攀枝上翻 準備坐在樹幹上 略爲喘息 再行下
落時 身子已然盪了兩盪 只這略一耽延功夫 忽聽樹葉叢裏 簌簌有聲 身剛翻到幹上坐
定 回等一看 叢枝密葉間 忽然現出許多雙頭怪蛇 有的長到逕丈 粗若盃口 大小不一 順
着樹頂上繁枝密幹 各自將雙頭昂起 紅信吞吐 宛如火焰 蜿蜒而下 其行甚速 雲鳳驚魂
乍定之際 一見來了許多的怪蛇 知道此蛇利害 其毒無比 身在樹上 不易防禦 慌不迭
的 便往樹下躡去 身才及地 抬頭往上一看 爲首幾件 已然飛竄到適才落坐的老幹上面
將頭懸了下來 用手一摸寶劍 且喜不東失落 順手拔出 兩足一頓 正想縱起 朝那爲首幾

條怪蛇頭上揮去。猛覺脚底一陣奇緊。雙足似被什麼東西纏住。幸是云鳳武功已臻上乘。身靈心巧。一覺雙足受縛。連忙穩住勢子站定。如換旁人。早已絆倒。云鳳疑是下面。還有蛇羣。身被絞住。不禁大吃一驚。那還顧得細看。手中劍早順脚而下。擦擦兩聲。綁纏斷落。低頭一看。乃是一大片似藤非藤。似索非索的東西。無枝無葉。都有母指粗細。遍地都是。廣約畝許。根根互相糾結。形如獵網。却又有好些不類。荒山寂寂。更無人踪。也不知這東西。怎能自己細人。仰望樹巔怪蛇。業都全身畢現。一條條將尾巴勾住枝幹。身子恰似千百彩繩。懸了下來。爲首幾條大的。已然鬆了尾巴。大有下竄之勢。不敢怠慢。二次舉劍。剛將身縱起。兩條大蛇。已劈面飛來。那白陽真人。壁間圖解。原是昆蟲鱗介。人物鳥獸。名色各式的動作。無不包含在內。云鳳天資穎異。又加刻意勤求。雖因日淺。功候尙差得多。還未悟徹精微。外表式子。已能融會貫通。一見那蛇來勢。正與平時所習的蛇形相合。不知不覺。便靜心運氣。照着以下圖解。將頭一低。劍尖朝內。護住面門。兩臂如環。由白鶴冲霄的勢子。運足渾身氣力。將兩腿交叉着一絞一踹。兩臂一合一分之間。化成一個龍躍天門。暗藏靈鷲搏鵬的招式。身子便翻轉過來。成了仰面朝天。不但沒有向左右避開。竟從蛇頭底下。斜着平穿上去。剛一

讓過蛇頭 更不怠慢 一個撥浪推波的解數 右手的劍 早朝二蛇頭上反削出去 那蛇與敵人迎面錯過 離樹凌空 不能轉折 還待下落時 揮尾下擊 劍已臨身 雖然生的那般長大猛毒 仙家寶劍 畢竟禁受不起 一道寒光閃過 立時身首異處 凡是毒蛇 多半性長 雖然被劍斬斷 那四顆怪頭 一負痛 再就着前竄之勢 竟平飛出三二百步遠近 才行墜落 在地上亂迸起一兩丈高下 這裏云鳳一劍斬去雙蛇 知道樹上毒蛇還多 必不甘休 未容蛇尾下擊 早轉招變式 就着那撥浪推波之勢 一個鷓子翻身 緊接着掉頭轉身 又一個龍歸滄龍 身子一拱一伸 往斜刺裏竄去 脚才落地 去被地面上怪藤纏住 這番有了經歷 用劍略一撥割 立時脫了綁纏 變成寸斷 再看那兩條毒蛇的身子 也竄出老遠 才行墜落 一到地便被怪藤纏住 蛇頭雖斷 蛇性猶存 只管掙扎屈伸 迸躍不已 那怪藤說也希奇 蛇身不掙猶可 越掙糾纏越緊 晃眼功夫 便被纏住一圍 云鳳見了 暗自心驚 辛而有此利器在手 否則休說毒蛇 便落在這怪藤上面 也難脫身 不禁伸舌 道聲好險 因適才倉卒應變之際 接連幾個靈妙奇險的動作 俱都身子懼空 不會着地 端的變化自然 神速無比 想不到那圖解初學不多日子 已有這許多妙用 異日悟出深微 火候純青 那環了得 一面心喜 一面想起

進境甚速，也頗自負。胆氣益發壯了起來。蛇類復仇之心極盛，樹上羣蛇，何止千百。內中還有三四條大的，上半截業已伸出。大蛇一死，便縮了回去。口中紅信焰焰，噓噓亂叫。羣蛇也互爲和應，好似商量報仇一般。似這樣怪叫一陣，忽然停止。內中一條大的，猛往前一竄。似要朝云鳳立處穿來。云鳳胸中有了成竹，那兩條最大的，已容容易易的除去。何懼其餘。再加相隔比前要遠出兩倍，易於看清羣蛇動作，便於相機應付。不似先時手忙腳亂，所以毫也不着慌。地下怪藤密布，如同網羅。不願縱向別處，去置手脚。乘着蛇叫未下之際，只將附近周圍的藤網，用劍一陣亂削斷斫，清出一片兩丈許方圓的石地。將斷藤用劍撥開，一面想着肅清毒蛇之策，以爲世人除害。及見羣蛇叫聲甫息，又有一蛇作勢竄來。心想這些毒蛇，雖然大的只有幾條，可是數目太多。最小的也有三四尺長短。如是全數一擁擠來，雖然自己所練壁像圓解上，會有好幾式破法，畢竟也要涉多少險。費好些手脚氣力，方能脫險。何況這東西其毒無比，一毫大意你得。休這使他沾身，就爲毒氣所中，也難禁受。也照先前二蛇榜樣，便可來兩個。死一雙，略微施展，登時了帳。那就妙了。正自籌思，準備不迎上去，以靜制動。不料頭一蛇，身剛離樹，呼二條大蛇，便接跡飛起。兩個怪頭一交叉，逕將前

蛇的尾巴 緊緊夾住 與前蛇首尾相聯 一同朝前飛竄出來 第三條條 也跟着飛起 又將第二條的尾巴夾住 似這樣連二連三 晃眼之間 連上了五六條 在空中和長缸也似成了一條直線 看神般 後面的蛇 還在接聯不已 這幾條蛇 雖沒頭兩條蛇長大 也差不了許多 後兩條較短的 也長有丈許 當頭一蛇 相離云鳳存車所在 僅有五丈遠近 只再接上四五條次大的 便可到達 同時樹上千百條毒蛇 都照樣發動 一個聯一個 飛竄出來 化成數十條粗細長虹 附樹凌空 筆直挺出 頓成奇觀 云龍原早料到羣蛇要齊來拚命 祇是這般奇特來法 却未想到 圖解上雖有金針刺萬峯 和一鷹落羣鴉諸式 俱是以寡勝衆 半個不留 但這蛇却是以爲主 數身相聯 你用劍斬了頭一個 勢必第二個又和箭一般 連珠射到 叫你緩不過勢子來 反不如四面八方 合圍而上 或是勢如潮湧 千蛇同進 一個可用風捲殘云的解數 近身則死 一個可用力割鴻溝的解數 劍到頭落 比較容易發付 先祇想到羣蛇齊上較難 却不想這等來法 更難得多 才知天下事 無奇不有 不經一事 不長一智 不敢冒昧上前 先路防到敗路 往後一看 祇見一片廣原 盡是藤網糾結 甚爲繁茂 猛想起適才兩條蛇長 爲藤所纏之事 自己有劍在手 不怕藤纏 少時蛇來 如真無法應付 率性以毒攻毒 誘

他入網 豈不是好 這口仙劍 不會在空中墜落時失去 如今才得仗他防身免禍 真是萬幸
想到這裏 猛又想起五姑所賜防身法寶飛針 傳時說是能發能收 因爲一放出去 不見血
不傷人物不歸 雖然傳了一次 也未試過 想必比劍還妙 怎便忘了取用 伸手往懷中一掏
剛剛取出那根飛針 最前頭的一連串大蛇 已難身不足兩丈遠近 口中紅信 吐出二尺多
長 祇見羣蛇似渡紋般 一陣亂灣亂拱 噓的一聲怪叫 後蛇把雙頭一開 當頭一蛇 忽如弩
箭脫弦直射過來 云鳳不知因兩個蛇王被斬 羣蛇齊出拚命 一見蛇到 喊聲來的好 兩足
一點勁 平空縱起數丈高下 準備讓過蛇頭 再使一個水中撈月之勢 將他斬爲兩段 以免
當頭迎去 被他噴了毒氣 誰想那蛇 竟靈警非凡 云鳳剛一縱起飛竄中 把身子 拱 尾尖
着地 雙頭朝天也跟着天矯直上 穿了起來 還算云鳳 滿身解數 變化無窮 見這條蛇 不
似先那兩條勢子迅急 竄過了頭 也跟着自己 往上穿來 忙即改變招式 不等那蛇過頭 口
鼻閉住了氣一個玉帶圍腰的解數 攔頸一劍斫去 立時迎刃而過 兩個蛇頭 左右飛起多
高 頸中鮮血 飛濺如泉 那蛇餘勢未完 身子兀自不倒 仍往上穿 云鳳百忙中 忽聽噓噓之
聲四起 知是後蛇繼起 不敢下落 不顧血污 左手袖子 一遮面目 一個大鵬展翅的招式 旋

過身來 就勢雙足往蛇身橫着一踰 借勁住斜刺裏一縱 死蛇身子 便往後直倒下去 羣蛇
來勢 原是一個跟着一個射來 就在這瞬息之間 第二條蛇跟着竄到 見仇人飛身直上 爲
首一條大蛇 夭矯升空 同仇敵氣 也跟着仰頭往上穿起 還沒前蛇一半的高 前蛇尸身 已
被震倒落 一前一後 兩下勢子都急 撞個正着 無巧不巧 那又粗又大的蛇身中段 越過蛇
尾 何止數倍 這一來正嵌在次蛇雙頭交叉之中 填得緊緊 原是一個猛勁 蛇等本大 二頸
中空 入口處仄 急切間再也掙他不脫 偏那死蛇性長 半腰被次蛇夾住 頭又斬去 一護痛
前後兩半截 死力一陣亂絞 將次蛇前半身 纏了個又緊又結實 急的次身 連聲怪叫 目露
凶光 雙頭亂擺 下半身一條長尾 直豎起來 橫七豎八 一路亂擺 打的塵土飛揚 石地山響
落處原在云鳳存身的那一片邊上 忽然 尾打去 五打在藤網上面 立時纏住 那蛇比最
先死那條 原小不了許多 尾已被纏 越發情急 拚命奮力往上一掙 祇見身子越發鼓脹
略一兩次屈伸之際 一片查查裂麻之聲 地下藤網 竟被他攪斷了畝許方圓一大塊 附在
蛇尾之上 飛將起來 二蛇剛剛糾纏之際 第三條也跟着飛出 其餘蛇虹 也都連成 紛紛竄
起 第一條飛臨切近 先被次蛇一尾巴 打在左邊頭上 那蛇護痛 一閃身子 正落在藤網上

面 立即纏住 一則他比次蛇略小 二則全身被纏 不比次蛇 前半身在空地上 容易着力 於

是掙頭纏尾 掙掙纏頭 越纏越緊 越緊越纏 團住一堆 餘下數十條蛇虹 剛剛相次脫身飛

出 正直次蛇性起發威 長尾亂舞之際 云鳳開關的那片地方 原本不大 次蛇長尾亂舞 本

就將羣蛇來路阻住 末後次蛇又帶起那一片藤網 舞得風雨不透 這些小蛇 不是被次蛇

一尾打暈 便是中途被阻 落在網網之中 將身纏住 羣蛇生長此間 想是知道地下藤網利

害 除了結成長虹 飛渡而外 其勢不能繞道旁處來襲 除幾條乖巧一點的 衣勢不佳 縮了

回去外 餘者十九自投羅網 傾刻之間 已去了一大半 這來 祇便宜了云龍 先見次蛇落

地 本想飛身上前 給他一劍 及至見了這般光景 樂得由他去作擋箭牌 還省却許多氣力 不

由得喜出望外 便停了手 佇觀奇景 祇見大小長蛇 滿空飛舞 無數彩條 遍地糾纏 噓噓怪

叫之聲 四起如潮 雖然不得近前 聲勢却也着實驚人 那次蛇帶着頭一條的尸身 和尾

後網一般的斷藤 亂了一陣 漸漸力竭 雙頭之間 血已淋漓 勢子方緩了下來 猛然一聲怒

叫 頭尾雙翹 肚腹貼地 拚死命一竄 不想竄錯了方向 應朝云龍竄來 反往側面竄去 畢竟

力已用盡 又加兩頭沉重 竄出去不過六七丈遠近 蛇頭上夾着的前蛇尸身 性早消失 前

後兩半截 都有仗許下垂 次蛇一個支持不住 頭往下一沈 蛇身一擦地 便吃藤網 纏住次蛇餘勢未歇 還在前勁 冷不防被飛繩網住的纏尸一扯 蛇頭一低 身子便由凹而凸 拱起多高 蛇尾吃不住勁 也跟着垂下 尾巴上掛住那一片形如圓扇 大約畝許的藤網 又吃地下的藤網纏住 藤纏藤 自然更要結實得多 倆頭俱被纏住 直似一座大圓拱橋橫亘地上 那裏還能動得了身 祇見他身子往上挺了幾挺 便即力竭而死 那古樹上的雙頭怪蛇 還有百十來條 大半俱是中號的 差不多也有五七丈長短 這些短 比較狡猾 先見許多同類 飛竄出去 都被次蛇打落的打落 阻住的阻住 條條墜地 被藤網纏住 不能脫身 便將身縮回樹上 祇管吐舌發威 却不上前 等次蛇一死 讓出道路 各自一陣噓噓亂叫 重又一條接一條的 待要連着勾結起十來道蛇虹飛出 云鳳是視了半個多時辰 雖知這種毒蛇 報仇心急 能捨命來拚 並非易與 心已不似前時驚慌 再加蛇的來路 已然看清 想出應付之法 便不等他聯結長了 便將飛針取出 照准樹上較爲長大的幾條發去 才一出手 便聽一聲霹歷過處 一道紅光 帶起一溜火焰 朝羣蛇蛇去 星飛電馳 飛到蛇前 祇一閃 便即不見 晃眼功夫火光重明 已從末蛇尾中穿出 叢樞密幹之間 梭一般 照着蛇多之處 往來上下 穿

射起來 同時那當頭四五條怪蛇接成的長虹 被紅光由首到尾 接連穿連 叭達一聲 身子

一灣一縮 也整條墜落在樹下藤網之中 餘者想是知道利害 忙即縮回身子 往樹上回竄

時 火光所到之處 無論大蛇小蛇 挨着就是個死 羣蛇也是惡貫滿盈 該當全數伙誅 上有

非針 下有藤網 本已無可逃死 偏那古樹年深日久 雖然草杪陰濃葉密 但是枯朽之枝甚

多 千年古木 原易要火 再加飛針上的火焰 與尋常之火不同 略一繞轉 便有幾處被火引

燃 云鳳使用非針 尙是初次 發時心想此針雖能發收 無奈蛇數太多 總得連連收發多少

次 才能除盡 還恐一條條去殺 阻不住羣蛇齊來之勢 不料針一出手 未等自己收回 竟自

動的追殺羣蛇起來 正自驚喜 樹上業已着火 霎時之間 濃磷突突亂冒 火焰四射 羣蛇一

見火起 益發亂驚亂竄 紛紛離樹穿出 還沒多遠 便即墜入藤網之中 不多一會 那蔭蔽樹

畝的一株參天古樹 竟和一座火山相似 上半株全都燃着 地下藤網 也被逃蛇帶下來的

殘枝余火引燃 直似無數條大小火蛇 滿地遊多 火頭越引越多 火勢越來越大 漸漸融會

成一片烈火 順着地下怪蛇密網 往四外蔓延開來 成了一個火海 樹上的蛇 個個是死亡

逃竄了個淨 地下的 總數僅止千條 此半未死 更被藤網纏住脫身不得 眼看火勢燒來

急得齊聲慘叫 那非針兀自追逐不休 云鳳見火已成了野燒 羣蛇俱在網中 必無倖理 看

火勢少時便要燒到身前 不便在此久停 忙取回飛針 轉身奮力往後面縱去 落地之處 俱

有藤網纏足 到一處 須用寶劍將近足一片藤網削斷 才能往前再縱 須要縱出里許遠的

地面 方是空地 仗着身輕縱遠 約十幾縱 才出了藤地 縱時見藤網中不時有小衣小鞋出

現 當時也不在意 回嘻火勢 益發猛烈 連附近大小樹木俱都引燃 轟轟發發 火光燭天 上

千羣蛇 俱都葬身火裏 不時看見一條條的大蛇 因纏藤爲火燒斷 奮力從火光中縱起 一被

火煙一壓 重又落到火中 時聞奇腥魚臭之蛇 中人欲嘔 喜得還是站在上風地位 否則怕

不被他薰倒 連忙奔向高處 上下一看 這時雨勢早止 天空濕云 被火烟衝開了一個云術

云密層厚 映成無數片斷的彩霞 別成一種奇視 正愁那火無法熄滅 忽然天上轟轟作響

一陣狂風過處 當頭云術 漸往中央合攏 倏地眼前金光閃了兩閃 接着便是一個震天介

的大霹靂 打將下來 云鳳見大雨快降 山頂顧無有避雨之處 雖然四外大樹甚多 有了前

車之鑿 不取造次 剛尋了一座危巖下面站好 又聽叭達一聲巨響 那株大吉樹 在風風火

中齊腰折斷 滾入火中 同時比豆粒還大的暴雨 大傾盆降落 一時之間 雷鳴電閃 雨驟風

玆 四下交作 那麼大的一片火海 不消頓飯光景 全都被雨澆滅 又過有半個多時辰 才行
雨住天明 被火之處 變爲一堆堆的劫灰 祇剩那株古樹 兀立山原之中 樹幹上黏伏着無
數殘頭斷尾 尺許數寸 長短不等的小蛇 細看樹心 却是空的 才知那樹是雙頭怪蛇道老
巢 無怪乎那般多法 那怪藤東南西三面 俱都蔓延甚廣 祇北面離樹十仗 便行絕跡 算計
羣蛇 必由樹北上了 雖未必就此絕種 總算除了無數的害 冒了這些奇險 也還直得 觀看
了片刻 仰望云空蒼莽 仙山萬丈 杳無踪影 咱身幾同大外飛落 再想上去 其勢甚難 不禁
看起慌來 仔細尋思了一陣 仙山雖然高不可見 決不會憑空懸立 記得失足墜落時 縱起
的那一個勢子 至多身子離崖 踏空處 相隔不過十數丈 就算被風力所吹 距離山的根脚
也不會差的過遠 可是舉目四望 高山雖多 新齊之後 多半俱能見頂 縱有幾處高出云外
的 也都不似 自己好容易得遇曠世仙緣 五姑祇見得一面 過了所約之日不來 必有原因
也許是試探自己能否有這恒心毅力 好端捉什云兒 一個失足 便成了人間天上 判絕云
泥 無可攀擠 萬一五姑 恰恰今日回山 他不知是無心失足 却當作難耐勞苦 私行離山他
去 豈不誤了大事 成敗所關 不由着起急來 愁思了一陣 無計可施 見天色雖不算晚 如照

自己從空下墜那些時候計算 即使真能尋到原來山脚 冒着艱險穿云攀登 也非一日半日

之功 所能到頂 萬般無奈 心想天下事 不進則退 終以前進爲是 曾祖母是位神仙 祇能

回到洞中 必蒙鑒宥 那大一座山 既無懸空之理 總有他的所在 不畏辛苦艱危 照前尋去

有發現之時 走一程 到底是一程 想到這裡 便坐下來 把心氣平寧下去 細心揣度好了下

落時的風頭方向 將氣一提 施展輕身功夫 翻山越嶺 往前跑去 一路留神觀查 羣山突兀

大半相等 並無一座特別高大 看不見頂巔的 隨跑隨採取些野生的果實 連吃帶藏 脚底

却不停歇 走到黃昏將近 已行有三五百里山路 翻過了十好幾座山頭嶺脊 因爲這些山

嶺 均極高峭險峻 重重阻隔 上下費事 不比平地飛行 路走的雖然不近 如照平時算 前行

仍無好遠 仙山渺渺 全無一些跡兆 眼着山勢越進越高 前面有兩座高山 有積雪蓋頂 眼

看日落西山 斜陽影裡 雁陣橫空 歸鴉噪晚 天色業已向暮 暗忖適才所見諸山 並無會見山

頂有雪 此時才剛剛看見 原來的山 說不定被這兩座高山阻住 非翻越過去 或是到達

那兩座山頂 不能看出 估量前路尙遙 自己這一日內 飽嘗了許多奇危至險 辛聽勞頓 精

力已然疲敝 須要寬點休息一會 方的再走 加以日落天黑 路昏莫辨 再要翻越懸崖峭壁

深壑大澗 去攀登比來路高大艱難處好多倍的高山 勢所不能 與是賈着餘勇 喘息前進 去做那辦不到的事 還不如尋一可避風雨的崖洞 就着殘陽之光 多尋一點食糧 飽餐一頓 坐下用功歇息 養精蓄銳 天色微明 便即上路 一口氣攀登上去 較爲穩妥 主意決定且喜路旁不遠 便有一個山窟 而且各種果樹 遍山都是 雲鳳先擇好了當晚安身之所 然後把果實一樣連枝採取了些 以便攜帶 不一會便採了許多 兩手提着 正要往山窟之中走去 忽然一眼看見桃林深處 夾着一樹枇杷 實大如拳 映着穿林斜陽 金光湛湛 甚是鮮肥 訝爲平生僅見 忙跑進林去一看 四外都是桃樹 一株緊接 一株 叢生甚密 柯幹相交 祇中間有一塊 兩三丈方圓的空地 當中種着這麼一樹枇杷 樹根生在一個六角形的土堆之上 堆外圍着一圈野花野藤交錯而成的短籬 高祇二尺 這時天色愈晚 雲鳳也未細考 見着這等希奇珠果 頓夙觸是 就枝頭摘了一個下來 皮才剝去 便聞清香撲鼻 果肉白嫩如玉 漿汁都成乳色 因見大得異樣 先拔頭上銀針試了試 看出無毒 剛咬了一口 立覺甜賸滿頰 涼沁心脾 爽滑無比 心神有之一快 祇惜適才採摘各種果實時 邊採邊吃 腸已漸飽 那枇杷的肉 又極肥厚 不能多用 勉強吃了兩個 舒服已極 一數樹上所結枇杷 並不甚多

共總不過三十來個 有心想將他一齊摘走 又想天氣甚暖 離樹久了 如若變味 豈不可惜
反正今日已吃不下許多 不如祇採一個回洞 等隔了這一夜 明日起來 試試他變味沒有
如不變味 便將他一齊帶走 否則祇將種留些回山去培植 以免暴殄天物 仍任他自生自
落好了 想到這裏 便帶葉摘了一個 連別的果枝 一同拿着 回身走沒兩步 覺着左腳端在
一個軟東西上 低頭一看 乃是一頂小孩所帶的帽子 形式奇特 質料非絲非麻 與除雙頭
怪蛇時 在藤網中所見小人衣履相類 比較編製精絕 色彩猶新 好似遺在那裏不久 猛想
起枇杷樹下 土堆形式 頗似人工培養 轉近前一看 不但土堆 那花籬也出於人工編就
盤結之處 并還綁有粗麻 不禁驚盡 暗忖這半日來 屢次臨高遠望 都未見一點人跡 沿途
所見 猛惡禽獸 却不在少 忙看行路 也未眯他 這藤中衣履 和樹上小帽 俱似幼童穿戴之
物 難道這等洪荒未闢的深山 還有人家奇居麼 越想越奇怪 仰視夕陽 已墜入山後 月光
又被山角擋住 景物更暗 祇得回洞再說 出林時 見左側有一條沒有草的仄徑 也似人關
便不從原路退走 特地繞道回去 因不知這些小人 是人是魑 有了戒心 又把寶劍拔出 以
防萬一 劍上寒光 照在地上 新雨之後 土地上竟現出許多小人跡印 都是四五個一排 成

爲直行 算計爲數定多 林中地下 俱是芳草錦錦 獨這條仄徑 寸草不生 兩旁桃林 也甚整齊 益知所料不差 順路循跡 走了兩箭之地 才走完了這片桃林 正當看那用來存身的洞窟背面 匆匆抄山路 跑回洞窟 就洞外的松枝柏葉 用割斫削下兩大抱 舖在地面 權當因席 又搬了幾塊大石 將洞窟堵塞 以防萬一 再拾起兩根枯枝 擊石取火 將他點燃 四外一照 那洞窟不過兩丈方圓 乃是一個天生的石穴 洞門高祇及人 上下四外 瀑淨無塵 當中却有一大塊 類似油漬的黃斑 用火一燒 聞着一股松子般的清香 猜是松脂遺跡 除此之外 絲毫不見有虫豸蛇蝎盤伏的跡象 足可放心安歇 因爲日間雲中墜落 正逢驟雨 周身衣履皆濕 跋涉了這半日的崎嶇險峻的山徑 外衣受風日吹曬 雖然乾燥 貼身的兩件衣服 仍是濕的 好在洞已封堵 率性生起一堆火來 將內衣換下 準備烤乾了 明晨上路 自被五姑接引入三 事起倉卒 除着身衣服外 並無一件富餘 又不知在山中要住多少日子 雲鳳愛乾淨 平時在白陽洞潛修 總是裏外衣互爲洗換 甚是愛惜 惟恐殘敝了 沒有換的 等把內衣烘乾着好 又想起鞋襪也都濕透 何不趁着餘火 烤他一烤 便盤膝坐在火旁 脫下鞋襪一看 鞋底已被山石 磨穿了兩個手指大小的破洞 襪線也有好些綻落之處 想起五

姑 不知何日回洞 分別之時 也忘了求他帶些衣服回來 就算明日能趕將回去 這雙鞋襪
經過這般長途山石擦損 那裏還可再着 便是這幾件被服 常服不換 也難曠日持久 何況
外衣上 又被藤網掛破了好些 洞中並乏針線 可以縫補 日後難道赤身度日不成 愁思了
一會那鞋曾被水浸飽 急切間不能乾透 閒中無聊 左手用一根松叉 挑着去火上烤 右手
便去撫視那一雙白足 覺着玉肌映雪 滑比凝脂 經跼豐妍 底平指斂 入手便溫潤纖棉 柔
若無骨 真個我見猶憐 暗暗好笑 幸虧小時喪母 性子倔強 老父垂憐過甚 由着自己性兒
沒有纏足 否則縱然學會一身功夫 遇到今日這等境地 沒處去尋裏脚布 怎能行動 明日
回山 如五姑再不回轉 想法弄來衣履 衣服破了 尚可用獸皮圍身 鞋却無法 說不得祇好
做一個赤足大仙了 正在胡思亂想 似聽洞外遠處 有多人吶喊之聲 疑是黃昏時所見小
人 夜靜山空 入耳甚是真切 忙忙拔上半乾的鞋 輕輕走向洞口 就石縫往外一看 月光已
上 左近峰巒林木 魯澈如畫 到處都可畢賭 除那片桃林外 地多平曠 看得甚遠 祇聽萬樹
搖風 風如潮湧 與多人吶喊相似 却不見一個人跡 細看並無可疑之兆 知是起了山風 一
時聽錯 看天星光時不早 鞋已半乾 懶得再烤 便將殘火弄熄 放置火旁 就在松枝上 打起

坐來 雲鳳這多日來 起初是勤於用功 座了歇 歇了坐 後來功候精進 成了習慣 一直未曾
倒身睡過 當日雖是過於勞乏 等到氣機調勻 運行過了十二諸天 身體便即復原 做完功
課起身 略爲走動 覺着百骸通暢 迥非日間疲敝之狀 自思難怪真修道人 多享遐齡 自己
才得數十日功夫 已到如此境地 祇要照此去練 再得五姑指點 前程遠大 真可預下 正自
心喜 猛又想起昨日失足 不啼天邊飛墜 下落重淵 雖然前進方向不誤 目光被雪山擋住
祇一翻越過去 便可與達白陽山麓 究竟是出於意斷 再者下落時 雲層那般濃密 即使到達山
麓 由數千百丈的高山絕嶺 穿雲上升 知道有多少危險 想到這裏 不由又怕又急 恨不
能當時就走往洞隙外一看 月光業已隱去 四外黑沉沉的 風勢彷彿已止 不時看見曠地
上 有一叢叢的黑影 先疑是原野中的矮樹 算計月光 被山頭遮住 天色離明尚早 決意再
做一次功課 把精力養得健健的 那時天也明了 再多採集一點山果食糧上路 已免前途
尋不到吃的 於是二次又把心氣沉穩 調息寧神 坐起功來 等到坐完 微聞洞外有了響動
剛一走到洞口 便聽洞外衆聲喧馳 聲如鳥語 又尖又細 脚步甚輕 好似多人在近處飛跑
就石隙往外一看 天已微明 上次所見一叢叢的黑影 俱都不知去向 也不見一個人物之

跡方在奇怪，忽聽噉的一聲驚叫，三五個二尺長短的黑影，從洞窟外飛起，疾如飛鳥，直往前側面土坡之下投去，一瞥即逝。雲鳳眼光何等銳利，早看出是幾個小人影子，料是昨日所見無疑，心裏一好奇，也不管是人是怪，忙將堵洞大石推開，拔劍在手，縱身追出一看，洞窟外面，已滿積樹枝，堆有尺許高下，便往上坡上縱去，剛一到達，便見小坡下面，一片平地上，聚着千百鮮衣花帽的小人，每個高僅二尺，各佩弓刀，班行雁列，排得甚是整齊，中間三把小木椅上，坐着一男二女，男的身材略高，像是小人之王，面前跪着三人，正在曉曉陳訴，神態急迫。雲鳳才一現身，那羣小人，便像蚊雷聚闕般，嘩的一聲暴雷，如飛分散開來，或了一個橫行，站在小王前面，各自張弓搭箭，作出朝上欲發之勢。那小王倏地從座中起立，走向前，咀裏伊唔了一聲，羣小中便閃出一入，戰兢兢的，朝雲鳳走近了幾步，先將手中弓刀擲下，不住手指足劃，咀裏古古瓜瓜，先個不休。雲鳳看出羣小空自人多，並無什麼伎力，雖不通他言語，是出不是懷有惡意，知道走近前去，必定將他驚走，便一上去，祇將手連招引他上前，捉住看看到底是人是怪。那小人看狀，仍是匡怯不進，雲鳳也學他將劍還鞘，以示並無惡意。那小王原以意爲云鳳是妖怪，想用火攻未遂，云鳳業已追來，要派那人求和。

聞云鳳要什東西 及見云鳳將一連招不以為想吃那小人 那先派出去的小人 只管怯畏不

進 恐將云鳳招惱 亂子更大 又咕孤咕孤 叫了兩聲 便縱身後隊裏面 又走出五個小人

內中四個 先走上前去 把先派出的那一個小人按倒 從身畔取出藤索網起 押往小王面

前跪下另一個便已將衣服脫下 露出一身雪白皮肉 戰兢兢往坡上走來 雲鳳才恍然人

悟 那些小人 轉把自己當了妖怪 特地選出一個 來供犧牲 不禁又好氣 又好笑 本心

想考查他是否人類 這般送上門來 正合心意 暫且由他 等那小人近前 率性伸手提起一

看 那小人生得與周歲嬰兒一般長短 祇是筋骨健壯 皮肉堅實得多 其餘五官手足 均與

常人無異 背上還印着一行彎曲歪斜類似象形的朱文字跡 不知是何用意 小人因為受驚

太甚 業已暈死過去 雲鳳見他二目緊閉 心頭微微起伏不停 知道氣還未絕 小人脆弱

禁不起挫折 反到憐惜起來 暗忖古稱樵僂之國 莫非便是這種人麼 可惜言說不通 沒法

詢問 想到這裡 便坐了下來 把小人仰放在膝頭上 輕輕撫摸 想將他救轉 忽聽嚶嚶啜泣

之聲 起自下面低頭一看 那小王已復了原位 先派出來答話的一個 正被四個手持藤鞭

的同類 按在地下痛打呢 那小王看去法令頗嚴 觀打的人伏在地下 一任行刑的鞭如停

下連一動也不敢動，也不敢高聲哭泣，祇管咬牙忍受，嗚咽不止。雲鳳見點點小人，受些酷刑，好生不忍，知道些人，把自己畏若神明，便放下膝裏小人，緩緩走下坡去。連喝帶比道：「你們不要打他，我並不要吃人，我們找一個懂人話的來，我有話問。」雲鳳往下走沒兩步，下面羣中又暴躁一聲，各將片刀舉起。雲鳳細一看，人數少了好些，不知何時溜去，自己竟未看出。知他疑要加害，再如前進，勢必羣起來拚。這等小人，怎禁一擊，既不像是山妖木魅，何苦多殺生靈，以傷天和，便把步履停住，仍把那幾句幼稚的話，比說不休。經過幾次，那小王好似有些懂得，口裏伊了一聲，便即停刑。衆中又走出數人，也是走到雲鳳面前，將周身脫淨，戰兢兢站在那裏，意似等雲鳳自己取食。雲鳳將手連擺，隨意又提起兩個一看，生相均與先一個大同小異，祇背上字跡，和身着友飾不同罷了。這幾個胆子似要略爲大些。雲鳳放了手，他也不走，祇管仰頭注視雲鳳動作，再看坡下那一個，業已醒轉，仍伏在原處不動。雲鳳見怎麼比說，也是不懂，心急上路，又想起昨日所採大枇杷，和許多果實，尙在洞中，打算回洞，取了起身，不再和羣小逗弄，以免誤了正事。身材回到坡上，又聽身後羣小吶喊之聲，回頭一看，那赤身小人，連先前那一個，共是七個，俱都滿臉驚懼之色，跟隨在身後不去，不

禁心中一動 暗忖山居寂寞 這種小人 到也好玩 何不捉兩個 藏在懷裏 帶回山去 無事時
照樣教他練習功夫 日久通了語言 豈不有趣 便解開胸前衣服挑了兩個面目清俊的 包
在懷裏 外用帶子紮好 逕自回洞 取了昨晚所採的果實 走將出來 正待起身 見餘下五個
赤身小人 跟出跟進 仍未離開 猛想起自己還愁沒有衣服 仙山高寒 這小人不知能否禁
受 他們現有衣服 何不給兩小多要一些帶走 於是重又往坡上走去 剛一到達 還未看見
羣小所在 便聽下面一聲暴噪 那數寸長的竹箭 和暴雨也似 射將上來 云鳳劍來還鞘 手
裏滿持着連技帶葉的果實 驟不及防 祇得拿果枝當了兵器 去擋那亂箭 好在此時云鳳
身子 已煉到尋常刀劍不能損傷的地步 何況這些小人弓箭 施展身法 略一撥弄 那箭紛
紛墜落 一枝也未射中身上 因見小人這般詭詐 不察心裏有氣 往前一探身 剛要往坡下
縱去 擒拿小王 忽見路側桃林內 又衝出一隊小人 約有百十來個 內中有三十多個 用幾根
竹竿 抬着一個藤兜 中坐一個身材傴僂 和常人相似的女子 後面數十人 分抬着幾個大
蛇的頭 飛也似往小王面前跑來 還未來前 駝女已咕咕呱呱 高聲大喊 喊聲甫息 那小王
將手中一面綠色小旗一麾 口中喝了一聲 羣小立即各棄弓刀 跟着小王 朝云鳳跪下 舉

手膜拜不置 云鳳見他前倨後恭 方要喝問 忽聽那駝女 用人言高叫道 這位女仙 休要見怪 他門都是這山中天各的小人 適才無知得罪 望乞原諒一二 等小女子上前跪稟 隨說隨從兜中扒起 左脚已失 祇有一隻右脚 旁立小人 遞過一對拐杖 駝女接過 將兩杖夾在肋下 一跳一跳的走來 雖是獨脚 行動却甚敏捷 一到便擲杖跪下說道 小女子閩湘娃 原是楚南官家 十數歲上 因受繼母虐待 展轉逃入此山 被猛虎吞去一足 眼看待死 多蒙這裡老王 用毒箭射死老虎 救到王洞 割去一腿 用土產靈草醫治 才得活命 他們雖舌頭太尖 不能學我們說話 却是一樣 小女子多年不見同類生人 也學會了他們所說的語言 這裡耕織田獵 大半小女子所傳 新王又是小女子徒弟 故爾相待極厚 王洞先前原不在此 祇因那裏近年 不知從何處 移來了成千條雙頭怪蛇 新王的臣民 被他吞吃不少 雖小然女子 也曾設計驅除 毒箭火攻 般般用到 無奈人小力微 蛇數太多 實無法想 去年小女子見情勢危急 才勸新王 遷居祇留下小女子 和數百不怕死的勇士 氣守原洞 立誓要將羣蛇除盡 以報老王相救之恩 費了無數心機 在蛇窟大樹之下 乘蛇羣每日照例翻山曬皮 傾巢而出之際 在樹下周圍 偷偷洒了九爪鉤連藤子 此網藤名子母吃人草 一根藤上 有

九根子藤 每根子藤上 又各有九根子藤 俱都生有倒鬚堅刺 層層糾結 自織爲網 能收能

合 祇是有血肉的東西 不論是人是獸 祇一沾着他 便被網住 非等被陷的人獸 血消肉盡

祇剩幾根殘骨 不會鬆開 人若誤踹上去 如身旁帶有極快的刀 尋到母藤上結環 用刀

尖慢慢將他刺斷 再挑開子藤 如是藤少 還可脫身 手仍不能挨觸他一點 否則越掙越纏

得緊 不消片時 全身皆被纏住 除死方休了 這東西生長雖然極速 但是生在深壑絕壁之

下 要十年功夫 才能開花結子 子一落地 老藤便即枯死 不久新藤出土 一株可長到半畝

方圓地面 那雙頭蛇 不但利害凶毒 而且行動如飛 能在草皮上樹枝滑行 如魚遊水 迅速

非常 簡直無由可制 去冬恰趕上此藤結子的時候 費了許多心力 遭了無數危難 還傷去

幾條人命 才在挨近藤邊上 採集了數千粒藤子 做蛇窟的古樹 三面平原 一面靠山 酒子

時 原想四面合圍 都給洒上 等藤一長成 便可使他一齊落網 洒到靠山的一面子剛洒好

忽被山洪衝去好些 僅離樹十餘丈以內有藤 先還以爲蛇出遊時 總是身在樹上 一窺多

少丈遠 等曬罷太陽回巢 多半慢慢騰騰遊行而上 那藤子又非慢慢生長 冬天洒了子 便

漸漸往土內鑽去 地面上看不出一點痕跡 些一交春 趕上一夜大雷雨 第二日一早 便枝

枝糾結 遍地佈滿 和織成的獵網相似 那蛇決想不到 無論如何 總要纏死他好些條 誰知那蛇甚是靈巧 藤長成之後 僅有一條半大不大的蛇落網 餘蛇俱以首尾啣接 由樹上掛起一條長虹般的蛇橋 直達無藤之處 等將樹上小蛇渡完 再微一伸屈 甩將過去 一條也不會落在網裡 回巢時 也是如此 終是沒奈他何 靠山的一面藤少 更成了他必由之路 此藤油重易燃 本想放火去燒 也因這面藤少 恐將他驚散 爲禍更烈 正在日夜焦思 昨日忽聽一個小伙伴 急匆匆跑來 向小女子報道 蛇窟下來了一個天神 生得比小女子還高 手持一口有電光的寶劍 先將兩條蛇王殺死 站在藤地裏 藤竟會纏他不住 也不知使什法兒 讓一條大蛇 用尾巴將樹上的蛇打落了一多半 在藤地裏纏住 後來手上又放出一道雷火 滿樹亂穿 將餘蛇弄死了個乾淨 最末後將全藤地點燃 死將 蛇和窟中小蛇鬼一齊燒死 才飛到山頂上去 放下一場大雨 將火息滅 他見了害怕 等天神走了 才跑回來等語 全洞中人得了喜音 自是快活 連忙赶到蛇窟一看 果然羣蛇俱成灰燼 祇在靠山那一面尋到蛇王的兩個大頭 大家望空叩拜 謝神之後 便即命人挑了蛇頭 冒雨起程起來 與小王報喜 心裡還可惜得信晚了 不曾見得神仙 是什樣子 昨晚月光甚好 急於和小王見面

也未歇脚 適才行到離此數里的綠梅嶺 忽是小王的兵 在那裡埋伏火石 又遇見傳小王

令旨的人 才知昨晚這裏來了一個大人 不知是神是怪 宿在桃林坡山洞之內 小王因小

女子不在 本想講和 命人上前答話 問要什麼禮物 才可離開此地 先疑心他和早先的映

神一般 想吃活人 等把人送過去 先是不受 後來又揣了兩個在懷裏 想是留着慢慢受用

小王見他得了 不走 仍回洞內 本恐貪得無厭 那還了得 再加有人報信說 昨晚

還盜了兩個黃金果 這才着了急 一面命人請小女子速來 想法應付 一面準備弓箭手

四面埋伏火石 決計一拚 小女子一問 昨日見神的小俠 所說天神裝束 身材竟與天

仙一般無二 知要闖出大禍大忙趕來 雖然晚了一步 小王已有冒犯 還望仙人寬洪大量

念其情急無如 本山還有一害 雖不是雙頭毒蛇惡毒殘殺 每年這時也要傷些人命 還望大

發慈悲 一併除去才好 說罷 仰頭不止 云鳳聞言 好生驚異 想不到深山之中 竟有道等小

人種族生長 那一害不知是什麼事 這一點之氣候 怎禁得起蛇獸怪物蠶食 本想助他除

害 又恐誤了回山正事 欲將不管 一則上天有好生之德 修道人最重的是積修外功 豈能

見死不救 二則這種聰明靈秀的小人種族 平時祇是傳聞 古有樵僮之國 不料果有其事

造物之神 真是無奇不有 任其消滅 未免可惜 自己本想帶兩個回去訓練 難得還有通話之人 可見緣法湊巧 昨日無心代他們除了大喜 何必爲德不卒 好在還是爲生靈除害 並非畏難逗留 五姑仙人 定能前知 這口仙傳寶劍 頗有靈異 何不向空卜上一卦 以定去留 或者不會見怪 這些小人行動如飛 甚是敏捷 既在此間聚族多年 也許能知仙山根脚所在 說不定還能從他們口中 尋得一點線索 再四尋思 爲難了一陣 便對駝女閩湘娃說道 你命他起來 昨日我從云中墜落 見羣蛇猖獗 將他除去 原出無心 我回山心急 此事尙難自主 還須向仙祖默祝 才能定準 許了無須歡喜 不許我此時就走 強留也是無用 說道 摘下身佩寶劍 捧在手內 向空跪祝道 曾孫女一時雲中失足 由仙山墜落此地 無必中誅了千百怪蛇 今日又遇見這羣小人 言說尙有一害未除 誠虔挽留 須要耽擱兩日 惟恐仙祖回山 誤了仙緣 難決去留 仙祖道法玄深 無遠弗照 如荷鑒察 許爲生靈除害 此劍便當示警 剛剛祝罷 便聽嗆的一聲 一道寒光 寶劍出匣 約有尺許 云鳳驚喜交集 還不敢遽以爲信 將劍還匣 重又默祝 那劍連鳴三次 這一來不但看出五姑 准他暫留 連事完回山 都可料到 不致影響仙緣 不由與高彩烈 大放寬心 小王等人 見寶劍無故出匣 自然益發加了

敬畏 云鳳拜罷起身 對駝女道 仙祖已允我留此 爲你們除害 那害在何處 快快說出 我即刻便去如何 駝女道 啓稟大仙 這東西的巢穴 似在前面雪山脚下 約有半天多途程 即可到達 不過他也和我們大人一樣 祇相貌裝束 要醜怪些 每年祇出來兩次 每次須要二十四名小人 送上供獻 便好好回去 否則無論逃到何處 部被追來搜着 那死傷的人就多了 我們祇躲過他一回 又對抗過一回 就嚇破了胆 小女子的恩人老王便死在他手裡 這幾年年年供獻 並未缺過一次 他每次出來俱有定時 第一次便是這黃金果熟之際 還有三天才是他來的時候 此時如去尋他 那雪山長有千百里 一則不知真正所在 難以尋找 二則也無人敢於領了前去 他每次受享 就在左側里許傷心巖頂 一塊大石上面 來時他滿身都是烟露圍繞 大仙昨晚住的洞內 早備下二十四名送死的小人 各捧着一個黃金果等他一到 便脫了衣服 自己走出 跪下巖下 小女子曾在左近 偷看過兩次 見他用一根旛往下一擺 一陣大風 連他和二十四名小人 立時刮走 不知去向 家在雪山 也是他自己說的 並無人去過 如今算起年份 爲害已有十數年了 云鳳心裏一驚 聽駝女之言 妖怪既然修成人形 又能空中飛行 自己怎是對手 如是左道妖人 更非其敵 不禁有些胆怯起來 又

一想自己就出 不能不算 何況適才默祝 仙劍三番示警 自己有仙傳寶劍飛針 許能獲勝 也未可知 是福是禍 冥冥早經註定 便無此事 今日趕往雪山 也難保不與妖人遇上 轉不如事的知道的好 事已至此 也管不了許多 且等到日再說 因為期還有兩三天 駝女轉述小王之意 再三虔請大仙 去往王洞暫居 云鳳好奇 也想藉道暫留的一二日間功夫 一覘小人的風俗習尚 當下點頭應允 駝女再將話傳譯給衆人 小王聞得仙神 肯光降他的洞府 並爲除害 連忙率衆跪謝 一時歡聲雷動 駝女便命衆小人 抬過他的兒子 請大仙乘坐 同往王洞 云鳳估量路途非遙 知道駝女不良於行 執意要步行前往 駝女不敢勉強 祇得和小王說了 請小王率領一半人 趕速回洞 準備歡宴 等小王拜辭起身 才恭恭敬敬隨侍云鳳起身 云鳳見手中果實 還有一枝未被小人弓箭殘毀 便隨手揣入懷內將下餘的連枝棄去 等上路之時 再行採集 行時見適才追隨的幾個小人 已將衣服穿好 想起懷中還有兩個小人 尙赤着身子 解衣取出一看 那兩小人 想是在懷中聽見駝女 和小王問答 知得就裏 俱都轉喜爲憂 貼在云鳳手間 甚爲依戀 這兩個小人 原本生得清秀 這一喜笑顏開 越更覺出可愛 云鳳決計後日回山 仍帶這兩個同行 便命駝女取來衣服 與他着好 說

開 越更覺出可愛 雲鳳決計後日回山 仍帶這兩個同行 便命駝女取來衣服 與他看好 說
了自己意思 問是可否 駝女聞言驚喜道 本國人祇有兩姓 男姓希里 女姓溫靈 人種雖小
却與大人一般能幹 有時竟比大人 還要靈巧 無論禽言語獸 俱都通曉 可惜祇有言語 並
無文字 又是生就歧舌 無法教授 小女子因受他老王救命之恩 幼時又讀過幾年書 初來
那些年 屢次想盡方法 打算把文字傳給他們 俱因根於那根舌頭 毫沒成效 事隔多年 以
爲絕望 自己也學會了他們的語音不再想及前事了 他們的嬰兒 生下地 大半指物爲名
把天上的星 叫作沙沙 黃羊叫作咪咪 這兩人一名沙沙 一名咪咪 生來力氣大些 又比衆
人聰明能幹 十四歲就被選允小王的近身侍衛 上月因隨王打獵 二人誤走岔道 迷失了
路途 口乾咀渴 誤食了一粒毒果 舌上長了一個丁瘡 後來雖經小王賜他靈藥治好 舌尖
已然爛去 小女子恰好殺了一條雙頭怪蛇 來見大王 得知此事 聽出他發音 與前不同 試
一教他人言 居然一學便會 知他們也和八哥等禽鳥一樣 祇要團了舌頭 便能言語 當時
忙着除害 沒待兩日 便回舊洞 意欲等皇天鑒憐 殺死羣蛇之後 再和小王說了 挑出些聰
明的年青子民 團百了舌 教他中朝的言語文字 不會想今日竟被大仙垂青 起初拿他當

供品 尙且不辭 能蒙渡上仙山修道 真是幾百年修來的福分 豈有不願之理 至於仙山高居天半 罡風凜冽 雖不知能否禁受 可是這裏小人 俱比常人 還要能耐寒暑得多 好在有大仙攜帶 決無防害 雲鳳聞言甚喜 駝女又向小人 把話略動轉譯 喜得沙沙咪咪二人 跪在雲鳳脚前歡呼叩頭不止 雲鳳見駝女因自己步行 不敢坐那咒子 雖然獨脚步行 却能盤旋於危坡峻坂之間 運轉如飛 雖不似小人矯捷 却也不顯吃力 好生驚異 勤他乘兜 再三遜謝 也就罷了 二人且談且行 約有十里之遙 忽見峭壁前橫 排天直上 似乎無路可通 沿壁走了里許 地勢忽又寬廣漸聞鼓樂之聲 起自壁內 正希奇間 前面一羣百十個領路的小人 忽往壁中鑽去 近前一看 壁上上下下滿是 籬香蘭之類 萬花如繡 五色芳菲 碧葉平鋪 濃鮮肥潤 時聞異香 趁顯幽艷 再看小人入口 乃是巖壁下面的一個圭竇 也有兩扇門 乃是用藤清花草紮成的 編排得甚是靈巧 底面附有尺多厚的泥土 藤蔓盤糾 花葉掩映 紅紫相間 關起來 與巖壁成了一體 不知底細的人 決看不出來 門是六角形 方圓祇有四五尺 拿小人的身量 站在門中 自然還下得去 如是大人 再拿那片雄偉高大的巖壁一陪襯 就顯得太渺以小 雲鳳見前面羣小 俱已進完 駝女正僵僵揖客 祇得俯身而入 進門

不遠 又是一座巖壁當路 前後兩壁 排天直上 高矯相差無幾 雜地二十丈以上 壁上滿插
着許多奇形怪狀的兵器 和長大竹箭 鋒頭俱都斜着向上 當頂老藤交覆 濃陰密布 藤下
面時有片雲 附壁黏巖 升沈遊散 益發把上面天光遮住 不時看見日光從藤隙漏下來的
淡白點子 倏隱倏現 景物甚是陰森 暗忖這些人種雖小 心思却也周密 難爲他開闢出這
等隱秘的地方來做巢穴 休說外人到此 尋他不着 便是在巖頂望下來 也祇當是一條無
底深壑 又怎能看出下面 會藏在有亘古希見的樵僮之邦呢 駝女見雲鳳 且行且望 笑道 大
仙看這裏形勢好麼 雲鳳點了點頭 駝女道 他們捨明就暗 也是沒法了事 因爲他們身材
太小 山中野獸雖多 還可用人力 齊心防禦驅除 惟獨天空中得東西 休說是那些奇怪凶
惡的大鳥 便是本山常見的大鵬鷹鸞之類 俱甚利害 稍爲兩三個人 一走了單 便被飛下
來啣去吃了 所以他們住的地方 既要嚴密 出門時 至少總是百十一羣 平日患難相共 不
知不覺 便養成了和羣的心 否則似他們這等渺小脆弱 早就絕種 不知多少年了 這兩座
巖壁 總名叫做通天壑 兩邊巖堊 越高越往裏湊 下面相隔 不下十五丈 可是儘上頭 相隔
祇有丈許 並有千年古藤盤繞 祇洞門要地 不被知覺 決難攻下 去年夏天 從藤縫中鑽下

來一隻一丈多高的三頭怪鳥。比時正值小王出獵回來。人強被他啄死了好幾個。刀斫箭射俱都不能近身。嚇得小王率衆逃入洞內。將門用石頭堵緊。每日祇聽那鳥在外怪叫。聲如兒啼。兩翼撲騰。用爪抓壁。一刻也不休息。聲勢非常驚人。鳥不飛走。雖也不敢出來。小子又不在此地。似這樣過到八九天。漸漸不聞聲息。小王才派了二十個胆大的出來一看。那鳥因找不到出路。飛上前便被藤擋住。性子又烈。又尋不着吃的。已然力竭飢餓。伏在地下。奄奄一息了。那鳥的六隻眼睛。其紅如火。目光靈敏無比。活時一任刀矛弓箭。朝他亂發。俱能用他兩翼兩爪。連抓帶撲。一些也傷不了他。這時却是無用。經他家刀矛亂下一會。便分了尸。那六隻眼睛。挖下來。俱有鴨蛋大小。紅光四射。現還掛在洞內當燈呢。自從出了這回事。防他同類下來報仇。小王把小女子接回商量。帶了多人。扒上巖頂。將藤隙補勻密。又在藤下面。兩壁中間。按置好了細箭細刀。細矛之類。無論是什東西。下來時祇腸動一處。立時上萬刀矛箭戟。同時發動。不怕弄他不死。可是自今沒有再出過亂子。以前這裡。祇是避暑的別洞。如論起形勢來。舊洞經數十代老王苦心佈置。如非蛇禍。一切都比這裏強得多呢。雲鳳這時跟着駝女。沿二層巖壁走去。正聽得有趣的當兒。勿聞齊樂之聲大作。循聲

走沒數十步 前面 個凹進去的壁間 小王已率着洞中臣民 手執一根點燃的木條 青煙繚繞 雜以鼓樂 迎將上來 近前一看 小王率領好些個人 來在當地 手中擎着的那根木條 比別人都長大些 顏色又黑 發出來的香味 清醇無比 身後方是一座高大洞門 也是六角形 約有兩丈方圓 門中刀輪隱現 不知何用 雲鳳忙於小王週旋 謙謝了幾句 經駝女轉譯之後 所有衆人鼓樂 全都起立 分列兩旁 雲鳳偕小王駝女咪々沙沙六人 從樂聲中 款步而入 門裡面是一座廣大石窟 四顧兩座刀輪 竟與門洞一般大小 犬牙相錯 沿門四周 還安有綑簧 上置刀箭 一問駝女 這些佈置 俱爲防敵備患之用 外人至此 如不經小王允許 祇一進那門 兩旁刀輪 便即運轉如飛 上下四面的刀箭 也亂發如雨 不論人獸 俱都絞成肉泥 並說舊洞那邊 比這裏的各種埋伏布置 還要多出幾倍 休看他們人小 因爲肯用心思 同心合力 不恤煩勞 除那雙頭怪蛇 如雪山妖人的侵害外 頗能安居樂業 自來俱是以小禦大 以衆勝寡 極少遇見什麼過分的災害哩 雲鳳正暗贊他們的毅力巧思 忽見路旁 有一小池 承着壁上面掛下來的兩條尺許寬的瀑布 流水潺潺 球飛露湧 池旁設有一圈闌干 小王急忙的 便將子中木香扔入池內 回首和駝女說了幾句 駝女便對

雲鳳道 小王因感大仙爲我除害之恩 無以爲報 他說這裡經數十百代老王 採集收藏的

寶物甚多 有好些陳列在外 請大仙隨意取上一些 無不可以奉贈 雲鳳對於後日斬除妖

人之事 毫無把握 再者修道人最忌貪心 怎肯妄取 再三遜謝 駝女只得向小王說了 又前

行沒幾步 忽見前面 又有一座石壁 居中洞門形式高大 俱和二層洞首一般 門前立着兩

排手執弓刀的衛士 門內隱隱有紅光透出 入內一看 裏面比外面 還要高大得多 到處都

是奇石 拔地而起 懸崖危險 大小參差 孤峯連嶺 自爲邱壑 因爲石形地勢 蓋上了千所小

房舍高低錯落 頗有奇致 當中一條丈許寬的平路 直通到低 現出一座方圓數畝的大石

台 台上建着百十間方六角形的房子 高約丈許 比別的房子 約要高出一倍 這些房子 不

論大小 俱都是方形 和六角形 整齊如削成的豆腐塊 所以精巧玲瓏 顏色却不一致 除當

中王居 是正白色外 餘者五光十色 什麼都有 這些木屋 也不知用什麼顏料漆的 却漆得

那般鮮明光亮 全都并不見什麼燈火 却是到處通明 纖微畢覩 細一查看 光的來源 才看

出離地二十來丈處 懸着許多寶物 單是經寸的夜明珠 就不下幾十粒 其餘介貝珠玉 各

色各樣的異品奇珍 更是不知凡幾 有發光的 有不發光的 間或也有世間常用之物 如銀

犁獵槍釣竿之類 但是爲數極少 祇七八件 懸的地方 俱在顯目之處 想以吻希爲貴 雖低是世間佃漁蓄牧中 幾件不足奇的營生致用之器 到此都成貴品 與奇珍異寶 等量齊觀了 這些寶物 每件俱用一些不曾見過的麻縷 從洞頂繫將下來 差不多每所房子頂上 都有那麼一件 駝女說這裏珍寶 歷代收藏甚富 因爲山中常時發現 近兩代老王 都不甚注重 再加小人中 名分雖有高低 因爲集羣聯居的緣故 除爲王的人 能發號施令 役使臣民生死取舍外 待遇差不了多少 合族中的人民鑒賞 一齊懸在外面 並不秘藏起來 也從無盜竊之事發生 至於那七八件田漁畜牧的用器 在我們看起來 並不在意 可都是經前輩老王 費盡萬苦千辛 跋涉險阻 冒着許多危難 遠出數千百里以外的我們大人國 山中居民那裡去潛伏多日 看熟了用處 才行盜來 照着他的樣式 改造成了小的 拿去做用 全族才知學人種地耕田釣魚等事 他們常說 珠寶奇珍 除發光的 可以代火照亮外 餘者不過供大家看看而已 那有這幾件東西 爲利無窮 何況又是經老王犯死得來的呢 每次得到我們大人國的東西 仿造以後 總是把原物高懸起 算是第一等的國寶哩 說時 雲鳳已隨小王 離階而升 這些小人 雖然奔走山林 一縱數丈 那些台階 每級却止兩寸多高 在在

看出具體而微 雲鳳甚是好笑 剛一到台上 還未進屋 小王忽率兩人 回身向雲鳳行禮 立時鼓樂暴發 樂聲也比外奇特 比外面所聞 迥不相同 有的如同鳥鳴 有的如同獸吼 萬嘯雜呈 匯爲繁響 又加聲音宏寬 趁着空洞迴音 益發震耳 雲鳳一次扶起 再回顧四外台的兩面 猛現出兩列樂隊 約有百十名之多 樂器式樣甚多 俱爲平生未見 大都竹木金石所製 大小繁簡不一 有的五六人共奏一器 各處小峯短嶺 斷崖曲坂上的房舍 前不知何時 出現了上千小人 隨着樂聲 歡呼拜舞 一個個都是頭戴六角方巾 身穿長衣 拖及足後 渾身上下 雪也似白 高高下下 疏疏落落的 恭敬敬站在那些峰麓山頭 危崖絕登之間 舉動却是整齊不亂 端的別有一番 令人歡喜的氣象 小王夫婦三人抬身以後 便分拉着雲鳳的衣角 扯了一下 由駝女留雲鳳在外 朝當中宮室內 緩緩倒退進去 台下左右兩排樂隊 跟着又奏了起來 雲鳳因見樂器多半象形 式樣奇特 一問駝女閔湘娃 知駝女幼喜音樂 宮外所聞 乃駝女到後 按照古今樂器 和當地的音樂 加以仿製修改而成 石台的兩面 小是小人真正的音樂 雖非大人之地 也經小人 歷代先王 仰觀日月星辰之形 俯察山川草木之狀 耳聽風雨雷霆千禽百獸鳴嘯之聲 博收萬賴 證聲體形而成 一樂

之微 往往不憚百試 務求與原聲相合 其中奧妙 一時也說他不完 自己初來時 並聽他不懂 祇覺千聲靡雜 細不大諧 好似一味窮吹亂吼 怪聲怪氣 一些也難以入耳 恰巧幼喜音樂 頗有根底 想將他們正始之音 傳給這一般最爾細民 三年後 通了言語 幾次力勸 可是老王別的都言聽計從 惟獨談到動他的音樂 却是一味搖頭 知他固執守舊 多說無用 仗着與小王交情甚厚 恰巧不久老王死去 小王因見我將外面的東西 傳到此地 全有了利益 果然一說便辦了幾件 等到樂器製成 排練熟了 小王先聽 不住誇好 日子一久 便顯出不甚愛聽的神氣 可是他對於舊樂 每遇祭祀大獵宴會 以及婚喪之事 奏將起來 却是百聽不厭 心中不憤 幾次詰問 小王祇管微笑不答 却教慢慢留神細聽 日久自知此間音樂的妙處 並說傳聞他們萬多年前的祖先 也和我們大人一般

第三回

雲鳳把話聽完 心中細想 且等我異日回山 見了仙祖 問明白他們來歷劫運 如能有所助力 我必再來 那時自見分曉 駝女聞言大喜 正談說間 台側樂聲起處 六角宮牆上

九座宮門 同時開放 旁邊八座門內 先走出一對羽衣花冠的童男女 各執幡幢儀仗之類

這些童男女 身高不及一尺 俱是一般高矮個個秀髮披肩 容顏韶秀 那各種儀仗的頭上

都雕有一個鳥獸的頭 口中含着一小片點燃的木香 香味和初入門時 小人手中所持的相

似 因溫鼻繞 清馥馨郁 聞之神爽 雲鳳方要問駝女 這種木香 採自何處 小王

恭迎出來 躬身肅客 三揖退去 駝女閱湘娃 便改向前面領導 雲鳳跟着進門 小王夫妻 率

八對童男女在後 雲鳳入宮一看 在大人眼裡 宮庭廣才數丈 並不算大 可是畫棟雕梁 丹

壁繡住 都工細已極 再加上陳設精緻 物事玲瓏 在住頗顯出富麗靈巧之致 這時盛筵 業

已擺好 共設了五個坐位 當中一位 歸雲鳳坐 想個平時王位 比較高大 兩旁四個六

角雕花的木墩 高才尺許 廣大如之 上首小王 和駝女 下首是兩個小王之妻

主客就位 樂聲便起 菜已預先擺好 所用盃箸 比常人所用 到小不了許多

杯子都是貝殼做的 菜肴共十八味 大中小每六件 大菜用小鼎 中菜用木製的盒 小菜用

貝殼製成的盤盃 俱是六角形式 多半俱是冷食 除豬羊兩樣外 葷的俱是山禽野獸的醃

肉 素的俱是野菜黃精奇花異果之類 五顏六色 配搭勻稱 看去甚是鮮艷 因是岩鹽所製

味道極好 飲食是黃精的粉 和山芋山麥製成的六角方磨 雲鳳多日不曾肉食 吃的頗爲

香甜 吃到差不多時 隨待女童 才捧上一人葫蘆酒來 顏色碧綠而清 色香味俱臻絕頂 駝

女說是用山中幾十百種異花 和果子製成 雲鳳連聲贊美 小王又殷勤勸飲 酒到杯空 不

覺一大葫蘆酒 飲去了一半 有了醉意 才行終席 小王夫妻和駝女 恭請雲鳳 往別處安置

乃由持儀仗的童男女 焚香後隨 由一片綠竹編成的屏風 轉將過去 面前便現出一座半

畝方圓的院落 當中的一排 五間房舍 乃小王夫妻的寢宮 兩旁台階上 也各有一排房舍 駝

女便領雲鳳在左邊這一排房子走去 升階入室 裡面也甚明潔 牆上掛着弓刀 地下鋪着

竹席 小几矮榻 尙可容身 小王夫妻 躬身道了安置 說要午朝與臣民會商大事 便自退去

云鳳也到了做功課的時候 因想詢問此中 許多事蹟 便對駝女說了 留他一旁少候

逕自調息入定 做完功課醒來 見駝女不知何時走去 祇門外侍立着倆個女童 一個頭頂

一六角木盤清水 手持盃巾 一個捧着一大葫蘆酒 身後脚旁 却伏跪着相從回山的沙沙

咪咪二人 手持弓刀 狀若戒備 見云鳳睜開眼睛 先過來叩拜之後 口裏嚶嚶兩聲 門側持

着盃具葫蘆的兩小 躬身走進 到了云鳳面前 將盃具和葫蘆 高舉過頂 跪在地下 云鳳比

着手式 將四小喚起 聞着葫蘆酒香 剛接過手 便覺沙咪二人 在扯自己衣襟 也未介意 逕
摘下面掛着的介杯 倒出來一看 酒色殷紅 入口香腴 比起適才筵間所飲 還要醇厚得
多 雲鳳原有酒量 因酒味特佳 越喝越愛 不由又飲了幾杯 正欲再飲 忽覺又有人在扯自
己衣角 低頭一看 正是沙沙 滿臉帶着驚懼之容 眼睛不住流轉 意似有所顧忌 不敢出口
捧葫蘆盃具的兩小 却是面有喜容 雲鳳猛的靈機一動 心想小人全族 奉自己若大神 既
命蛇女 在此陪侍 如無特殊之事 怎會久離不歸 這等小人 到底非我族類 適聽駝女說 沙
咪二人 因聞自己 要將他們携上仙山 喜出望外 赴宴時 不見他二人回往 此時伏在自己
身側 手中却帶着弓刀 大有護衛之意 看他臉上詞色 與這執役小人迥異 又用手連扯自
己衣角 意非酒中有了毛病 剛一想到這裏 漸覺頭腦 有些昏沈 神倦欲眠 照平日和小王
宴上 所飲的量來 酒並不多 何以醉得這般奇怪 便把酒葫蘆往地下 擲 正欲喝問 忽然
身子一軟 竟要往榻倒去 知道不妙 忙運真氣 將神一提 猛聽查的一聲慘叫 兩眼迷忽
中 一點寒星從身側飛出 面前執役兩小 已倒了一個 另一個正要逃跑 沙咪二人 早飛身
縱起 將他按倒擒住 雲鳳靈明未失 眼睛也能強睜 祇是四肢比綿還軟 真氣一時提不上

來 情知事有變故 方自焦急無計 沙咪二人 已慌不迭的 走向身旁 逕將雲鳳腰間革囊解

開 將昨晚所得的那杖大枇杷取出 爭先恐後上榻扶着雲鳳 將枇杷外皮撕破塞向雲鳳口

邊 雲鳳心中明白 正覺那毒酒 被自己一提真氣 發作更快 互相交戰 口渴欲焚 見沙咪

二人 如此樣作 暗忖莫非異果 功能解毒消酒癮 忙張口時 偏又口禁難開 眼看沙咪二人

滿面俱是淚痕 心中着急 不顧周身火熱 奮力運氣 將口一張 一下咬了一滿口 立覺滿頰

清涼 汁水嚙到肚裏 心中便爽快了許多 接着又吃了兩口 已不似先時費力難受 等到吃

完 再吃第二枚時 手足已能轉動 襟前汁水 淋漓一片 再看沙咪二人 已是破涕爲笑 等到

第二枚枇杷吃完 雖然頭腦 還有些昏脹 身方已差不多復原了 身方立起 沙咪二人歡笑

着跑上前去 將地下躺着的服役倆小 一刀一個 全行刺死 咪々拉着雲鳳的手 去取身又

劍沙沙便將身偏俯 學駝女走路神氣 再作出被人禁閉之狀 然後上前拉了云鳳的手

往外就走 云鳳恍然大悟 祇不知小玉那般虔誠厚待 怎會頃刻之間 變成惡意 好生不解

兩下言語不通 無法詢問 比手式費時費事 看沙沙咪々 神色惶遽 彷彿事在緊急 地下旁

殺死了兩個 雖然自信 憑着一身本領和法寶 足能對付羣小 畢竟身居重地 不知對方 使

的是什奸謀 總是從速了結才好 當下隨着沙咪二人 出室一看 除那死去的兩小外 更無一人防守 三面宮室 都是靜悄悄的 不聽一毫聲息 小王既然對自己 要下毒手 向以祇派兩個進毒酒的 還把沙咪二人 也放了進來 心中正自奇怪 沙咪二人 已一路比着手式 領着自己 往宮外走去 云鳳也不管他 且看到了那裡 見着駝女 再作計較 一連隨着 穿過兩處宮層院 都未遇一人 最後達到宮側一個小門 才看見院內羣小喧嘩之聲 沙沙回身擺手 雲鳳會意 把脚步放輕 縱身入門一看 門中也是一座小院落 兩間上房 高約丈許 鞭捷呼叱 與駝女怒罵之聲 嘲成一片 沙咪二人 將手往空中一指 逕自避開 云鳳走進門側 才一探頭 便見室中 站定一個小人 衣飾打扮 俱與小王相同 人却不是 地下綁着駝女 閔湘娃 和小王的宮人 周圍站着數十個 短衣赤臂 腰懸弓刀 手執荆條 和帶着小刺長鞭的小人 武士 這些武士 正在行刑 拷打駝女 那宮人 本來眉目如畫 這時上身衣服 全被剝去 已被打得膚凝紫 叔乳攷背 玉容無主 痛暈過去 那駝女一任羣小 用荆條毒打 却是滿臉憤怒 戟指怒罵不絕 那爲首身着王服的小人 而帶奸狡 手執皮鞭 繞室緩步 不時揮鞭向駝女身上打去 狀頗焦急 云鳳雖不明個中原委 駝女和自己 究是同種的人類 一見他受羣小

如此茶毒 早按捺不住 一聲大喝 拔劍奪身而入 爲首小人 正回過身來 一見云鳳來到 大吃一驚 口裡一聲怪叫 身子早慌不迭的 往側室中退去 其餘羣小 俱知云鳳 是手誅千蛇 來自天上的大神仙 那裏還敢交手 登時一陣大亂 紛紛相隨往側室逃竄 有的竟嚇得暈倒地上 動轉不得 云鳳也不管他 走向駝女身前 用劍將綁索削斷 放起身來 駝女先時自分難以活命 祇吟仙人 不會中毒 沙咪二人 不變心 還有一線生機 一見云鳳 果然平安到來 不由悲喜交集 不願說話 先過去 將宮人解綁放起 云鳳見他痛苦吃力 連忙過去相助 駝女顫顫巍巍 指着側室說道 這裏出了大逆 小王藏身地底密室 正在設法求援 抵死不說 未被賊子發現 小女子受傷難行 如今外層洞內 羣賊正在劫殺衆人 賊首便是適才逃去的那廝 小女子救了宮人 便去與小王送信 請大仙帶沙咪々二人 出去去平亂 那些逆黨 多半是受了凶逆挾持 並非出於本願 望乞大仙 手下留情 祇將逆首擒住 等小女子到來 再行稟明經過 這時沙咪二人 見云鳳嚇退逆黨 早跟了進來 地下嚇倒的小人 因云鳳沒有動手傷害 一個個都溜起來 往側室中的間道 逃了出去 僅有兩個行刑的黨羽 逃慢了一些 吃沙咪二人 一人砍了他一刀 負傷逃走 云奉等駝女說完 便道 你

身上受傷 我去之後 不怕逆黨再來相害麼 駝女忙道 他們俱怕大仙 知道未被毒酒醉倒 益發畏懼 小女子深知他們習性 決不敢再來了 說罷 又連連叩頭 催云奉速去 云奉依言 命沙咪二人帶路 這次逕由測室出去 裏面兩扇大門 已被逃入 由外關閉甚固 沙沙說有開法 正要繞出走開 云奉已用劍 朝門縫中砍去 跟着一腳踢開 乃是一條甬路 高才通人 沙沙說左面通着王宮 右面通着外洞 云奉便率二人 直奔外洞 盡頭處 也有小門緊閉 破門出去 乃是適才石台的後面 耳聽羣小呼殺之聲 潮成一片 轉到前面一看 洞中臣民 業已聞聲齊集 人數何止數千 正在台下 與逆黨交戰 不令跳走 祇不見那爲首大泥一人 云奉大喝一聲 羣小回顧 見仙人出來 歡呼之聲 轟然暴發 震感全洞 那些泥黨 知難逃走 嚇得紛紛擲了弓刀 伏地哀鳴 沙咪二人 跳上石台高處 朝衆高聲指說 云鳳言語不通 料是向巨民說明經過 再看叛逆那一面 也不下千人 自沙咪二人一說 便被王黨臣民 收了他的弓刀 逼向台側空處 分出多人 持兵看守 云鳳對這些逆黨 也不知怎樣處置 正向小人的羣中 尋覓逆首踪跡 咪咪走過來連說帶比 意思似說 逆首一見仙人無恙 奸謀敗露 業已逃走 無法再去擒捉 須等駝女到來 再作商量的神氣 便不再搜尋 逕在右台闌干上坐下

看翠小神情

彷彿兒戲

正自沈思

駝女已領着小王宮人

穿着一身黑服

哭喪着臉

變名護衛

抬着受傷宮人

奔了出來

先向台前臣民哭訴

意似自責

然後回身

朝着云鳳揖禮

駝女述說經過

才知小王

原是弟兄二人

小王雖然居長

却是老王次妻

所生 老王人甚英明

看小王文武兼資

賢能仁厚

自幼重愛

立爲太子

不久正妻生子

取名

鴉利 有兼人之勇

十數歲上

便能力舉百斤

縱躍於高崖峻坂之間

祇是性情乖戾

貪殘好

殺 老王極不喜他

臨終之時

面諭小王

和駝女

次子不才

不特不可使當人事

還要嚴加管

束 如若犯了大過

更須按着回法公判

不許姑息

老王死後

鴉利年漸長大

益發橫次

乃母

因之憂鬱如死

鴉利率性嘯聚徒黨

肆意橫行

小王天性友愛

既不忍置之於死

又恐

養成大變

想來想去無法

祇得命他

去至白虎浴

統率流入

以免留在洞中爲患

那白虎浴

在山陰一面

相隔舊王洞三百餘里

地極荒寒

可是出產甚多

小人洞中

犯罪的臣民

祇當

三種處置

重罪由小王當衆宣示完了罪狀

如無異議

和有什大功善行

可以折抵

便即賜

毒賜刀 令犯罪的人自裁

算是死刑

其次是流放

到白虎浴去

年限不等

由他每日耕織打

獵 月納貢物

滿了年限

經許自觀寬恕

改過回洞

照例有一個玉族的官

率領監督

小人法

簡而公 並且極愛同類 犯了罪 多年用的是鞭打之刑 這些流人 差不多都是小人中的敗類 害羣之馬 小王原意 統率流人的官兒 非有智力不可 鴉利去了 必能勝任 縱然處置這些流人 難免太過 也是各有應得 誰知鴉利鬼計多端 久有謀篡王位之志 聞命正和心意 到任以後 竟和流人 坑濬一氣 流人對小王 本來難免怨望 再加鴉利 常年蟲惑 暴力與小惠並用 不久都成了他的死黨 他和歷代王朝 都得民心 尤以小王爲最 一旦有事 全洞臣民 俱能捨生赴義 決無反顧 篡位爲千年來的創舉 定非容易 流人雖然自己教練 又加上山陰天時地利的鍛鍊 個個筋骨堅強 武勇過人 畢竟人數太少 成不得事 於是借了朝王納貢之便 勾結舊日洞中死黨 命他們暗以利祿 招納同種 故意犯了該流的國法 等發遣到了山陰 便成了他的死黨 縱有幾個半途悔悟 想要退出 或是逃歸的 經不起他的防禦周密 捉回去 便受盡菜毒 碎體裂膚而死 這一敲山鎮虎 羣流益發畏如鬼神 不敢絲毫違命 再作自拔之想 三五年後 竟招聚了上千的徒黨 小王命他去時 駝女原再三攔阻 說此行無異放虎歸山 使其同惡相流 即不忍按國法處置 也應嚴加管束 閒散終身才是 小王終因骨肉情深 違衆行事 後來見洞中臣民 犯罪日多 流人更

沒有一個悔過求歸的。因有毒蛇之變，遷洞以後，駝女不在身側，雖然啓疑焦思，無人爲之畫策。鴉利又做得異常嚴密，禍在肘腋，還未覺察。鴉利本心最好等駝女，和那數百忠勇之士，在舊王洞內，爲毒蛇害死，方行下手，要省事得多，所以常時派遣不怕死的心腹，冒着危險，往舊王洞左近潛伏，打探駝女除蛇消息。這日正當朝貢之期，行至中途，遇見去人歸報，得着云鳳，在云中失足，巧誅羣蛇的消息。知道駝女起初是無暇及此，毒蛇一去必然回洞，不特小王又有了好幫手，自己諸事掣肘，奸謀難免還要敗露，不由着起急來，與手下逆黨一商議，決計乘駝女初回無備，提早發難，一面命人飛召白虎浴，全數逆黨趕別王洞外面候聽調遣，自己仍借朝貢爲名，相機行事。剛達王洞，又聽人說金果林來了一個妖物，小王帶領千餘兵將前去驅除，心想這到是個好機會，如果小王爲妖物所傷，豈不坐享現成？否則便乘朝賀之便，率領死士入宮，先將他拘禁挾持起來，等過些日，勒逼他禪了位，再行處死。暗中部署方定，小王前驅歸報，說昨晚盜御果的，並非妖物，就是手誅千蛇的神仙。經駝女趕回認明，受了小王與駝女拜求，已允來王洞暫住，後日便去雪山，爲全洞除害等語。鴉利一聽，益發又驚又急，偏巧又有洞中兩個逆黨，向他告密，說小王近來對他十分疑忌，便

是駝女不歸 也難相容 此次來朝 如不早定大計 先發制人 無盡送死 鴉利還在疑信參半 一會 小王便自先回吩咐全體臣民 用隆禮歡待神仙 彼鴉利上前朝拜 小王忙匆匆的 並未怎樣答理 迥非平時見面 那等友愛神氣 更以爲逆黨之言不差 暗中咬牙切齒 謀逆之心 更急 小王宴請雲鳳時 白虎峪逆黨 也都趕達洞外 鴉利想了想 索性一不作 二不休 趁着 仙人與小王 還未厮熟 不知洞中實情之時 來個偷天倏日 拚個成敗 等小王晏罷 逕自入 見 說白虎峪上千流民 經自己數年間 宣示王朝德意 恩威並用 業俱翻然改悔 不特化秀 爲良 而且練成了勁旅 因想使兄王喜歡 所以一直沒命他們上書悔過 零散來歸 今乘朝 貢之期 全數來此投試 擬以死力 效忠王朝 等三日後 親率他們 去往雪山 與妖人決一死 戰 想不到此 方知天降神仙 已然應允爲王除害 雖是天降洪福 祇是這些流人至誠 不宜 姑負 擬請兄王 特乘盛典 召入內庭朝覲 使其自陳前非 洗心革面 爲王效死 這一套花言 巧語 果然將小王打動 平日會見臣民 都在外層洞中石台之上 除非骨肉宗親 軍國重臣 或是特降疎恩 不得輕入內洞 小王因全洞臣民 連有職務 散處在洞外的不過萬數 這幾 年犯罪的日多 流徒往山陰白虎峪去的 竟逾千人 常時想起 當是久心 忽然聽說全數悔過

來投 不由喜出往外 立時傳令 吩咐守洞將士 放羣流入洞 由鴉利率領 直入內庭朝見 鴉

利奸謀得售 自是心喜而去 比時駝女隨侍雲鳳 不在前面 無人勸阻 小王一些也沒有覺

查奸謀 小王次妻最賢能機警 深知鴉利狼子野心 言不可信 又見他說話時 眼光不定 滿臉

奸狡之容 甚覺可疑 當時不便陳說 鴉利一走 便請小王 改在外洞相見 以防有詐 小王不

肯 說本朝近千年來 從無一人 敢爲人逆 而且全民愛戴 洞中臣民 將要近萬 他祇有

千餘流人 除非至愚 即使有心作惡 決無能成之理 也決無如此胆大妄爲之人 自己全洞

元首 言出必行 豈能隨便更易 使流民灰心 以爲不信 正妻聽次妻一揀 也覺其中有詐 幫

同力勸 即成不便更改 也應多召護衛之士 以備萬一 小王仍是不肯 二妻無法 禱得力請

小王 就現原坐之處召見 命流人分班入內 不要因其人多 出庭相見 小王強不過兩個愛

妻祇得答應了 原來小人 洞宮室內製造有隱密暗道 恐其一旦有變 立時可以逃走藏

起來 不一會 便聽羣流進洞 嘩噪之聲 其是嘈雜 全不似往日臣民覲見 敬肅之

象 小王夫妻 剛一皺眉頭 便聽內洞石門 關閉之聲 小王方始動疑 正要起立出問 正妻素

來力大 忙一把將小王拉住道 鴉利素來悖謬 先王早有遺命 王雖神勇 應以宗社臣民爲

念萬不可以身試驗。且着次妻宣諭之後，相機應付爲是。這時小王原因鴉利初回，打算先見了他，再往外洞石台，補行晨間朝會。平時除了集羣外出遊獵，或是遇見什麼王朝要政盛典，才有儀仗音樂，像適才迎仙之類。洞中燕居朝會，祇有八名輪值的侍衛。本就不多，這時身在內庭，僅有幾個隨侍的宮女，執戈衛士，祇沙沙咪咪二人。還是因爲仙人垂青，不久就要攜帶同行。適才宴會時，在外待命，小王又有事問他，才召在身側，沒有退去的。二妻俱都會武，一經覺出情形不對，五妻拉阻小王出外，次妻早率沙沙咪二人，奔向門外。一眼看到鴉利和上千流人，俱都弓上弦，刀出鞘，閃了二門，蜂擁而來，益知狼已入室，外面枉有多忠勇臣民，宮庭阻隔，消息難通，也是枉然。剛高聲大喝道：我有王命，爾等去了弓刀。由王弟率領分班入見，言還未了，鴉利早喝一聲，將他綁了。沙沙有個兄長，名叫利利，也是大逆之一。甚是武勇，以前曾充過庭衛，與咪咪交好，因罪被山陰，頗得鴉利寵愛。見沙沙二人，站在次妃身側，同出，意欲救他，便乘擒捉次妃之際，槍步上前，弄了一個眼色，與沙沙二人，大喝道：王弟現，山陰全數臣民，來即王位，宮外要口，俱已佔領，臣民已降伏，你二人還不急速過來投降，同享富貴麼？這時次妃正拿隨身佩刀，攔門一站，準備與逆黨拚死，一面將手向

後連揮 示意正妻保住小王 速出室中暗遁逃走 衆逆黨正喊殺上前 沙咪二人 也將弓刀
舉起 待要効忠王室 一聞利利之言 又見賊勢甚盛 暗忖徒死無益 何不假作投降 乘機混
到鴉利身旁 將他刺死 豈不咪奇功一件 想到這裏 頓生急智 雙雙不約而同 將弓刀高舉
過頂 跑入逆黨陣中 利利忙將二人接住 吩咐站在一旁稍候 次妃寡不敵衆 不多一會 便
被逆黨擠去 擁入內庭 一看小王正妻俱都不知去向 鴉利忙問次妻 祇是戟指怒罵 不肯
說出 再喚沙咪二人來問 沙咪二人答是小王降旨之後 正妻看出王弟有詐 早勸着小王
一同往後走去 當時不許人跟 祇命次妻 在室外觀察動靜 故意延宕 以作緩兵之計 看神
氣也許到新來仙人那裏去了 當初駝女 爲小王秘製全洞機括暗道時 除全體民臣 避外
患的幾個所在 是宮裡頭的 都留了一番心 沒讓利鴉知道 早防萬一生變 身在遠處 不能
兼顧 鴉利聞言 心中並未疑及室中另有出路 因提仙人 想起駝女 還在那裏 此人如不迫
其歸順 縱把小王擒住 也不能以濟事 當下便命衆逆黨 將次妻押往僻靜之處 女時拷問
又命人將內庭門戶緊閉 不許人進 匆匆帶了利利等幾個主要心腹 奔往內庭偏殿 探頭
一看 仙人正在閉目打坐 身後面寶劍 隱放光 懾於傳言 不敢妄動 悄悄站在門外 比手

式將駝女引到院中 說是小王相招 駝女說仙人有諭 不能擅離 請傳陳小王 少時自去 言還未了 鴉利舉手一個暗號 羣小一擁上前 將龍女按倒 口裏塞了東西 連聲也未容出 便被網起 餘下兩名執役少女 也被引出擒走 鴉利看了看 仙人乃是端坐不覺 心喜未被覺察 祇駝女一歸順 必可成功 知道駝女居室 最是僻靜 又是許多出路和甬道 可通內外 有事時呼應靈便 便命人一面大搜宮中 緊守各處出口 以防小王逃出來救 一面將駝女次妻 一同押往 到了先將駝女按坐在榻上 倒地便拜 說自己是先王嫡室所生 本應繼承王位 誰知先有側室進讒 庶兄嗣立以後 不念手足情親 屢對自己屈辱 又扁往山陰荒寒之段 歲責朝貢 已歷數年 與流人無異 並且監施刑罰 罪及無辜不殺即流 近年罪人之多 歷代所無 今得羣流擁戴 臣民歸心 意欲廢昏立明 誰知發難之際 偏直仙人到來 雖然雪山除妖 爲國之福 但是他和前王先見 頃刻易主 難免生疑 如有阻滯 無人能敵 你能解得仙語 如果投順相助 擒到小王再對仙人去說 前王現因犯了國法 自己閉宮悔過 要幾個月不見賓客 洞中臣民 現已交由王弟 代爲執掌 祇瞞過幾天 等他除妖自去 然後對臣民宣示 說是毒蛇 與雪山妖人 俱是先王不德所致 今者天降大神 代爲除去 並奉天帝仙旨

廢王而立自己 事成之後 不但永遠尊爲國上之賓 凡有所欲 無不唯命等語 駝女蒙老王
救命優禮之恩 又受託孤之重 自然不從 先曉以忠孝不義 繼以大罵 鴉利大怒 便改了主
意 打算勒逼小王 又恐仙人打坐回 不見駝女 身邊無人 與他支吾 諸多不利 當下一發
狠心 聽小王說仙人好酒 反正駝女不降 仙人不爲己用 能將他醉死更好 否則洞中藥酒
自己曾經用猴子來試過 祇灌下點滴 一會便昏沉醉倒 身輕如棉 要十天半月 方能轉醒
有一次竟自死去 仙人酒量 雖勝過常人千倍 一大葫蘆酒 最不濟總得醉臥些日 再看情
勢如何好便留他 不好 連他一起害死 那仙人不過生得長大多力 來時也是步行 還不如
雪山妖人 能駕風雲來往 弄巧還許是和駝女同種的大人 害死他也未必會出什變故 主
意打定 一面佈置逆黨 出前洞去 却老重臣 一面派了兩名心腹 將一大葫蘆 用毒草千日
紅製成的藥酒 裝作待役 前往內宮偏殿 等仙人醒來 進了上去 跟着自己再拷打駝女王
妻追問小王的下落 派遣之際 逆黨中的利利 見事成在亟 急於想今沙咪二人建功
便說仙人言語不通 醒來見駝女不在 祇有兩個面生之人 難免生疑 仙人頗喜沙咪二人
曾欲攜帶回山 可命他二人同往 勸他飲用 並力保其無他 正說之間 駝女早見沙咪二人

雖然從賊 站在羣逆身後 眼望自己 甚是惶急 幾次互相按刀 欲大有刺賊之意 知二人平時忠義 役降必有深心 此時局勢 祇仙人一到 立刻撥亂反正 正巴不得有人 與雲鳳通個消息 一聞此言 偷偷先朝沙咪二人 使了個眼色 然後指定他二人大罵 沙咪二人會意 也報了幾句惡聲 裝着氣憤 上前跪稟 要代鴉利 拷打駝女 鴉利本信利利之言 再見二人做作 益發放心 不特命他二人隨往 還賜了兩人一把毒刀 三枝毒箭 准其與隨去心腹 便宜行事 四人到了偏殿 又等了一會 好容易到雲鳳醒轉 沙咪二人 因同去二人 乃鴉利手下第一等的勇士 萬非敵手 自己和仙人 言語不通 惟恐壞事 見雲鳳已端酒欲飲 祇偷偷址了一下友角 雲鳳竟未理會 酒已喝了下去 二人知此酒點滴必醉 一見雲鳳並未醉倒 那知事前吃了異果之功 還以為仙人不怕此酒 心中大喜 祇顧籌思 如何能使雲鳳會意 那來的二人 是個大逆 雲鳳已連飲了好多盃 沙沙猛一抬頭 見雲鳳雖然不會醉倒 玉壓已是通紅 與常人醉倒之前無異 這才大驚 二次又用手連扯雲鳳衣角示警 雲鳳剛在生疑 人已昏沈欲眠 同時兩名逆黨 也自看破 望他二人冷笑 二人知道危機頃刻 雲鳳不醒還可 祇一醉倒 自己首先沒命 一時情急互相 以目示意乘二逆 注視仙人得意 洋洋之際 猛

的張弓 照准捕藥酒的一個 當胸就是一箭 一逆應聲而倒 另一個持盃具的 雖然武勇 手裡持着東西 見同伴受傷倒地 並加仙人在前 倒底有些畏心 急切間還沒拔出刀來 沙咪二人 已同時纒出 一起動手將他擒住綁起 回看仙人 雖未醉死 已然口噤身軟 不能言語 二人早知道殺了兩個逆黨 仙人萬一醉倒 再被鴉利手下看見 必遭暗殺 張皇無計中 猛想起早晨隨仙人入河時 曾見他囊內 藏有兩枚金果 現在中了毒酒 看去本人已不能動 何不代他取出一試 原來雲鳳昨晚所採的大枇杷 乃小人王室禁果 每隔三年 方一成熟 比起尋常枇杷 大出十倍 不特明目生精 輕身益精 而且專解百毒 尤其是解那毒酒的聖藥 祇是此果僅有一珠 結實不多 又不能貯藏 每當樹頭採果之時 小人傾洞而出 視爲盛典 到日由當王的 採了用一枚朝天供完列祖列宗一後 然後同享 因爲數目太少 多時總共不過百十個 除民室尊貴 和秉政有功之臣 國寶駝女等 十來個人 各得分吃一枚半枚外 餘者用一個絕大的石缸 貯了清泉 將此果連皮一齊搗融成漿 和入水內 分給全體臣民同飲 這些小人 個個目敏身輕 得此果之利不少 云鳳來時 偏值此果三年成熟之期 否則持久藥性發作 任是平是煉過仙家內功 服過靈藥 也須醉死多日 始能醒轉了 沙咪二人

深知此果功用 一經想到 便慌不迭的 居然將那一大批把 找將出來 強塞在云鳳咀裏 解
救復原 尋到駝女 他和次妻已被鴉利毒打得遍身傷痕 駝女請云雲往洞外平亂 自己過
去 將次妻扶起忍痛挨向測室 一按壁間機括 一陣隆隆之聲 一塊五尺見方的大石 便倒
翻下來 現出下面台階 地下原有天生石洞 又經駝女相度形勢 安上機括 使其與各處相
通 並有專人看守 走入暗道不遠 便見一個衛士跑來 一問小王 才知道才變起 還要親出
宣示 正妻見次妻連連擺手示意 逆黨聲勢囂張 知道出必無幸 連忙鍊止 強拉小王 潛入
暗道 地底看守的衛士 因為成年無事 還是以前駝女 再三力說 才設了四名 按時論值 小
王尋了好遠 才尋着人 先命一個 由密路抄向前面 告知全洞臣民 入宮平亂 去了一會 猛
想起駝女隨侍仙人 現在後宮偏殿 不知已否得着信息 如得爲助 豈不立時可以無事
便命一個衛士 速往送信 那地底廣闊與上層石洞 相差無幾 那衛士新補不久 本來才
疎 路途多而曲折 未免更耽延了些時候 及至尋到地頭 上去一看 地下死着兩人 仙人和
小女 俱不知去向 祇得歷報 小王命他往駝女室中探視 中途相遇 助小女扶了次妻見
着小王 說起油人 已得信前去平亂 小王又驚又喜 知道仙人一出 鴉利死難不免 雖然骨

肉情重 這顯爾宗明之罪 照洞中刑典 決說不出寬赦的話 心中祇盼鴉利 能見機逃去才好 匆匆同馳女二妻 趕向前洞 先時外洞臣民 因鴉利率了上千流民 奉召入宮 半晌不見出來 又將內庭洞門緊閉 早就起了疑心 內中有幾個謀國公忠的大臣 便帶人前往叩宮 見王 中門進不去 便由間道闖入 遇着鴉利手下逆黨 正在防守 便打將起來 全洞臣民 益知出了大變 喊殺連天 一擁而上 逆黨也都出戰 兩下剛一動手 小王派出傳信的衛士已到 同時鴉利 也被風雲嚇跑 知道事不可爲 乘忙亂中 帶了手下數十名死黨 半溜半殺 出了王洞 逕往山陰深谷之中逃去 等小王到達 云鳳已率沙咪二人 將亂事平定 接着外洞口防守的人來報 鴉利逃走 小王向衆宣示 查點雙方死傷 幸而亂事旋起旋平 死亡還不多 小王定日告廟自責 然後請駝女 轉代請示仙人 如何處置 云鳳懶得管這等形同兒戲的事 推說自己不明小人國法 不便爲謀 駝女連請不允 便對小王道 逆衆上千 受患者必多 莫如先行綁禁 再派出公正大臣 審問議罪 暫時先顧待承仙人 以備日後除妖害之爲重 祇是首逆鴉利不除 不但留下隱患 也無以對先王和臣民 務要此時 派遣勁旅 前往搜捕正法爲是 小王說他窮途逃亡 決不敢再回山陰 逃走已久 此時派人追搜 恐

難尋到 不如容他多活些日子 等除妖以後 打探出在什地方 派人前往 一舉成擒 較爲穩便
駝女連說兩三次 終是不忍 祇管設辭推托 小王一時婦人之仁 以致後來鬧出絕大亂子

如非沙咪二人 相隨云鳳 學成劍術 回洞省王 二次爲他平亂 幾乎全洞臣民 俱此毒手 此

是後話不提 變亂悉平以後 全洞臣民 更把云鳳 奉若天神 小王還有好幾處外藩 俱是有

功多能之臣 解命在外 關地耕植山糧野賴的 不久也都得信趕來勤王 洞中添了兩三千

臣民 熙來攘往 慶王無恙 小王又趁內外臣民咸隻又之際 告廟自責 與民更始 越顯熱鬧非

常 不過小王對於王之弟鴉利 雖按國法 輸了大罪 仍沒派兵搜拿的話 駝女一說 王便

流淚痛哭 駝女和衆大臣 不願過傷王心 好在鴉利 祇帶了數十個逆黨逃走 連山陰殘餘

之衆 不足百人 經此一來 人民對他更外唾棄 決不致再同流合污 天奪其魄 早晚自斃 料

他造不出多大的反 祇得暫時擱起不提 祇請小王 將受擒逆黨 分別首後治罪 擇尤處刑

以彰國紀 而做將來 小王又說 都是臣民 決不叛我 不過受了王弟挾制 脇從爲亂罷了 祇

要肯洗心革面 何必再究既往 小女力爭未得 結果由小王 召集逆衆 宣諭王室德意 令其

改過自新 並將他們分別發往各藩屬 相隨耕植效力 日後論功贖罪 那些藩屬 大半都是

駝女門下 忠心耿耿 同敵王氣之心甚盛 先見小王 不肯治那大逆之罪 都覺不服 聞命以後 好生心喜 大逆知道不會有好待承 自然是垂頭喪氣 不發一言 云鳳見小王 却也英武 祇是一面故示仁慈 沾恩示德 一面又不放心 把豺猩之衆留在肘腋 却把他分給外藩武力 告廟自責 雖是祖宗以保成列 終嫌自己無過 何必多此一舉 崇善彈怒 國有明刑 身爲一族之長 祇賞功而不罰罪 不特民無畏心 大逆尙可倖免 何況小罪 異日必致功過不能并立 人皆不計叢愆積惡 滴石鋸木 蔚爲大患 法乃舉族之法 尊卑同凜 豈當位者所得而私 如何可以這等做熟 想不到山取焦僥之民 有這許多做作 越想越忍不住要發笑 等諸事就緒 小王重又大設盛宴 相請仙人 沙咪二人 救駕有功 又將隨仙人同往 益發簡在王心 早隨衆論功 封了爵位 沙沙的兄長利利 本可獨邀恩免 不致隨藩歸耕 受那活罪 怎耐已隨王弟逃去 不便追尋 也就罷了 宴後 仍由駝女沙咪二人 隨侍仙人當日無話 到了第二日深夜 第三日天未明以前 小王遵仙人之囑 仍將各種貢獻妖人的果品人物 分別備好 送往歷來妖人接受貢品的高岩平石之上擺好 一些不露聲色 云鳳拿着仙劍飛針 算准妖人來以前 潛伏在測 相候對敵除害 以備萬一不濟 作爲自己路遇 並非小王請來

免得畫虎不成 反爲小人族釀出大害 一切停當 行前 云鳳又虔誠向天默祝 曾祖姑垂佑相助 救此無辜細人 這兩日沙咪二人 已由駝女 將岐舌用剪修圓 敷了洞中特產止血止痛的靈藥 漸能通詞達意 因示心誠 自請願扮作祭品 雖死無感 云鳳原不捨他兩個去供犧牲 後一想 如非妖人之敵 不特祭壇上一些小入 命保不住 連自己也未必能以倖免 又加二人堅持要去 祇得允了 一行到達峯前 將沙咪等做貢祭的活小人 與洗剝乾淨的牲口 和山果 如式排好 小王焚香告祭已畢 便和駝女 率衆臣民 洒淚退往峯測隱秘之處 潛觀候信 這時銀河耿耿 殘月在天 四無人聲 甚是幽靜 云鳳本人 藏在祭壇測 一株大樹後面 裝作倚幹假寐 早連說帶比 教了沙咪二人 妖人來時 如河應付 誘他入伏 去時比往常提早了些 云鳳等了一會 還沒響動 仰望青空云淨 流光下照 山原林木 如被銀裝 四圍風景 清麗如繪 妖人來路雪山一面 月光中看去 仍如烟籠霧約 上接云懼 見不見頂 祇近云高處 讚雪豈豈 與月爭輝 是否上面 可通白陽仙崖 尙無把握 不禁又焦急起來 那還有心腸 再流賞風華 正自愁煩 忽聽遠遠一陣尖銳的風聲 從雪山上吹來 咪々忙跑過來 用手比 意思似說妖人將至 請云鳳早爲戒備 云鳳雖作色 命他速回原處 免被妖人看破行藏

初臨大敵 心中也未免怦怦跳動 似這樣過有半個時辰 雪山捲起一團濃霧 風沙滾滾 旋轉不休 往上一一起 又落下去 起落三次之後 條地似拋球一般升起 在空中一個大旋轉 便往祭壇這一面 風輪急轉飛來 霧影中隱隱有青黃二色光華掣動 不時發出尖銳淒厲之聲 片刻功夫 已離蜂頭不遠 眼看到遠 忽然波的一聲 烟霧一齊爆散 從中現出一個妖人 直往祭壇前面飛落 云鳳見那妖人 是個道裝打扮 身材樞僂 大頭細頸 尖眼碧眸 濃眉凹臉 缺口掀唇 頭上戴着一個金帽 亂髮如繩 披拂齊肩 中間還雜着一串串的紙錢 和黃麻條 一手拖着兩個丈許長的大黃口麻布袋 一手拿着一件 似朔非朔 長約五尺的奇怪兵器 除尺許長的柄外 朔頭上插着許多三尖五尖的小叉 適才所見青黃光華 便從朔頭上發出 真個生相凶惡 醜怪無比 一落地便將頭一個口袋的底一抖 那布袋立時和打了氣一般 澎漲開來 斜擱在祭壇側面 然後坐定 抓起果子便吃 壇上羣小 見他到來 紛紛伏倒 跪拜 妖人將手一指口袋 羣小便爭先恐後的 把壇上許多貢品 捧的捧 抬的抬 一齊放入口袋裏面 意若獻媚 獨沙咪二人 在旁不動 裝作害怕神氣 妖人因小人性靈 歷來受享時 都有幾個希意承旨 故意捨生取媚 爲國求福 搶着代裝東西的 并且這兩年 都留下過幾個 見羣小動手時 雖比以前勇躍得多 先也沒有在意 正吃得高興 忽見內中兩個 比較精壯的小人 竟自袖手一旁 神氣畏恩 幾欲次前又却 頗似有什麼話要說之態 厲聲喝道 你這兩個小孽畜 難道此時害怕 就有用麼 做這膿包樣兒 有麼用處 雲鳳聽妖人說話口音 頗似民南一帶 聲如梟鳥 甚是刺耳 知沙咪二人 快要引他入伏 算計妖人 既能騰虛飛行 必

然精有邪術 憑真打 恐非敵手 自己雖然幾次祝告 五姑垂佑 至今尙無跡兆 身在險地 一個不敵 不特自身難保 還要累及上萬衆生 不能不慎重一些 先給制人 仙劍光華燦爛 難於暗用 祇有飛針最妥 剛自沈思 等和妖人一對面 先放飛針 再拔出寶劍防身時 那沙咪二人 已裝作戰兢兢的 對着妖人朝他側不遠的一株盤松之後 連比帶指 雲鳳藏身地方絕佳 一撞危石上 一株合抱古松 盤旋如龍 下垂貼地 全身俱被松石遮住 除了有人抄向石後 便是空中下望 也看不到 妖人見倆小直打手式 心中起了疑心 不由立起身來 往松石後走去 兩小光指着前弓路 又裝着胆怯後退之狀 妖人不耐 將身一縱 便飛落松石後面 剛一落地 還未看清人影 雲鳳早悄沒聲的一揚手 把飛針打將出去 立時便是一溜火光 朝妖人迎面打出 妖人也是自信過深 以爲區區小人 還會有什伎倆 萬沒料到 有人潛伏 一時粗心大意 落處相隔雲鳳 不過數尺遠近 驟出不意 猛見一梭形的火光飛來 連忙騰身躲避 已自無及 一下正打中在左半邊臉上 雲鳳更是矯捷無比 飛針剛一發出 緊接着脚底下一點勁 一個龍項探珠之勢 飛身直上 就勢一劍 朝妖人頸間刺去 妖人剛被火光打中 奇痛驚忙中 知道遇見正派中的能手 稍不見機 決難活命 縱有一身邪法 也顧不得行使 自受重傷 逃命心切 慌不迭的 一縱道光 望空便起 同時云鳳的劍 已自刺到見妖人相逃 立時一便召 化成一個銀龍舞爪之式 反手一劍 將妖人一隻左手 齊腕斷落 祇聽哇的一聲悲叫 一道青黃光華 挾着一團烟霧 如飛破空逃去 雲鳳機警 知道不能騰空追赶 恐爲小人招怨貽禍 便指着天半大喝道 我乃白髮龍女崔五姑門下弟子 凌雲鳳 雲

遊過此 見你茶毒生靈 移式薄徹 未肯窮追 再不悛改 便用飛劍 取你首級了 話完 算計
妖人 必然聽見 過去祭壇一看 壇上兩個麻布口袋 還遺在那裏 羣小正伏地跪拜 歡呼不止
雲鳳命將內中祭品倒出 放起飛針 用火去燒 奇腥之味 中人欲嘔 一會成了灰燼 雲鳳不
耐久停 妖負傷逃去 雖未就戮 可是自己也無法尋跡 見天色已明 正打上路主意 回顧
兩側 沙咪二人不在 正要尋覓 忽聽崖下 羣小歡呼聲 如潮湧 低頭一看 沙咪二人 已去
送了喜訊 小王駝女 率了衆臣民 正歡呼擁擁而來 不一會便到崖上 云鳳告別欲行 小王因
妖人未死 恐雲鳳走後 尋來復仇 令族生靈 然有瞧類 率衆跪哭 再三堅留 仍請除了害再
去 雲鳳心急回山 自然不肯 再三設辭警說 已然警告妖人 況且妖人 祇知自己路過仗義
決不敢再來 也不會遷怒洩憤 小王等終是不聽 一同跪伏在云鳳身前 痛哭不止 云鳳心
慈 也覺不忍 想了想 祇得答應 再留一日 如明晨妖人不來 便自己帶了沙咪二人 命一個
以前去過的小人取路 前往雪山之上尋找 找到時 當代小王斬草除根 否則妖人必然負
傷身死 自己也就此引路上山 回轉仙府 不再回來 小王駝女 知難堅留 祇得允了 當下又
轉回小王洞內 歡聚了一日 半夜又照前去往崖側潛伏 候至日中 沒有動靜 雲鳳二次告
別 小王知雲鳳愛吃金果 早命人採了十枚 又由駝女指點 代雲鳳備好乾糧果品 外有四
粒夜明珠 一齊獻上 雲鳳早就推辭過 不收謝禮 見是一些吃食 合用的東西 略爲謙謝 也
就收了 沙咪二人 小王論功酬勞 也各賜了一些國寶 以代封賞 當下雲鳳便帶了沙咪二
人 和一名小嚮導 叫做尼尼的 一同別了小王駝女等人 乘白天往雪山進發 仗着三小人

都是久慣出行 身體體健 捷逾猿猴 一路奔馳 走到未申之交 便到了雪山脚底這一路的地形 是越往前越高 云鳳見高山前橫 先以爲便到了雪山脚下 及至身臨切近 抬頭一看 雲霧彌漫中 竟依稀看得見山頂 不禁大爲失望 停了步坐在山上 呆呆的望着天空 半向作聲不得 咪咪見云鳳面有憂色 當是行路饑疲 便和沙咪 將帶來的行糧果品 取出獻上 云鳳無心食用 隨便分了一些 與三個小人 想起那日 一朝失足 便隔仙凡 好容易盼着一點途徑 誰知走到近前 依然和別的山頭一般 仰望蒼窮萬丈 無可擠攀 越想越難受 一陣傷心 幾乎落下淚來 感傷了一陣 沙咪頭三小已將分給的糧果吃完 來請上路 云鳳暗忖自己平是目力 頗能及遠 墜落時 雖在風雨之際 因恐受傷 曾提着真氣 穩往身子下落 並非隨風飄蕩 決不致被風吹刮出老遠出去 事後細細查看四外山形 祇雪山這一面 不特方向風頭都對 而且雪封鎖 高觸雲際 決是仙山根脚無疑 如今既成幻想 目力所及已無再高之山 可以指望 如非福薄命淺以致曠世仙緣 得而復失 便是叔曾祖母 賜了仙劍飛針 知道自己 把白陽真人洞壁遺圖 練得有些門徑 特意故弄玄虛 使自己下山 積修外功 磨煉一番 等日後機緣到時 二次再來渡化 也說不定 昨早妖人逃去 尙未伏誅 何不趁此時機 尋上門去 爲上萬生靈除害 豈不也是一件功德 想到這裏 把先前許多愁煩 減去了好些 立時喊住三小 問妖人怎生起源 巢穴何在 小人本來心靈 沙咪二人 自經駝女 把歧舌剪圓 敷了洞中靈藥之後 連日夜的相從勤學 己能通詞學語 聞聲略詢尼尼幾句 便朝云鳳 連比帶說道 尼尼說妖人實在巢穴 無人知說 不過羣小未受他害時 曾有數十小人 奉

了王命 前往雪山高處 採雪連冰菊 來給全洞的人 配那解毒能藥 歸途在一處水崖下面
看見他在一個凍冰築成裡外透明的大茅蓬裏面 閉目打坐 面前有好幾灘鮮血 大小參差
插着許多旗旛 均有五色烟霧圍繞 比時衆小人 除駝女外 尙是第一次看到這般大人
見他生相醜惡 周身常有電光閃動 疑是山神 沒敢驚動 祇悄悄朝他叩拜 逕自跑回 跟小
王和駝女一說 駝女說那大人 定非善類 就是神 也是凶神惡煞 好在雪連冰菊 業已採回
不少 足敷數年之用 再三誥誡大家 不要前去招惹 萬一無心相遇 急速覓地藏起 休要被
他看出 鬧出大禍 過沒一月 也是該萬死的鴉利 因聽去的人說 那大人身旁異寶甚多 又
問出大人坐在那裏 和死去一般 冰房常門一面 全沒遮攔 一時動了貪心 借着採糧行獵
爲名 帶了百十人出洞 行離雪山 還有一多半路 假說恐驚大人 不能再進 把隨去的人支
開埋伏 他裝去引那山羊野兔出來 以便合圍 暗中却帶了四名心腹 前往雪山盜寶 他爲
人雖時凶暴 心却奸狡已極 尋到了那裏 並不敢以身試險 祇教兩名心腹先進去 餘下兩
名伏在後面 准備放那毒箭 帶接東西 自己藏在一個極隱秘的雪窟窿裏 觀看動靜 腹遙
兩名心腹 走到冰房前面 大人毫未覺察 寶物近在咫尺 還不手到拿來 誰知那兩名心腹
才一踏到冰房門口 那大人條地兩隻三角眼和電光一樣 放出綠森森的亮光 睜開來閃了
兩閃 也沒見他起身來捉 祇把大手一指 旛上一溜煙放起 兩名心腹 便自跌倒後面
兩名心腹 一個便是沙沙的兄長利利 比較狡滑 見勢不佳 首先撥轉頭 不顧命的 連滾帶
扒 往回路逃走 另一個 還不知死活 跑上前對準大人 張弓便射 一連氣好幾箭 眼看射到

大人身上 都化成炭煙而散 這才覺出不妙 再想逃躲 那得能够 跑還沒到崖口 被那大人 站起身來 慢騰騰走出冰房 祇把手一招 便自飛了回去 抓在他手上 細看之看 怪笑了幾聲 一口咬向那心腹的頸上 把血吸盡 一陣聲哭喊 不能走動 那大人又閉目打坐 鴉利才 偷偷逃了回來 這事除鴉利外 前幾年 並無人知 雖死了三人 好在小人走單時 常有爲鳥獸傷害的事 推說上爲大鳥抓去 利利又是他的死黨 更不會人前提起 誰知這一來 闖了大禍 不久妖人便尋上門來 還算好 他並不以人爲糧 又因有幾樣貢品 是藥草 他不易尋覓 來的那日 恰好小王 正率臣王 在崖頂空地上煮藥 被他看見 經駝女再三傳話苦求 才答應每年祇來兩次 一次人多 一次人少 每年共獻鶴精壯年青的小人二十一名 外加各種應時山果 和那深藏山腹之中的惜惜草等靈藥 才保得一年平安 不來隨便傷害 後來王弟鴉利 被放山陰 利利故犯法條 隨後跟去 行時對沙沙 說出實話 才知這禍是他們闖的 計算起來 人已死得多了 末一次採雪蓮冰菊時 片片曾經在場 親眼見過妖人 雖然事隔多年 那所冰屋 還能記得 不過這座雪山 大人叫他着茫山 看異常廣大高深 現時已到山腳 莫說上到高處 便是雖那妖人住的冰屋 還有二百多里地上下山路呢 鴉利腿快力大 那年從曷屋逃回 一口氣走了 日夜 才到原打獵的所在 因爲吃了這場虧 所以他進宮時 明見大仙閉着眼睛 坐在殿裏 都不敢亂動 我們此時要去 還得翻山過去 才能望到冰屋的峯上 就照這般走法 至快也要跑下三個時辰 到了那裏 已是半夜了 云鳳聽出言中大意 自己僅仗一劍一針 妖人必會邪法 昨日得勝 乃是出其不意 事由微倖 深夜趕

到正可乘其入睡時 暗中下手豈不比白日對敵 要强些 想到這裏 便催二小起身 先行往山上走去 半山以上 便有精雲 越往高 雪益厚 快到山頂的十來里路 冰雪受了白天陽光融化 入晚凍結 冰雪融成一片 冰壁參天 雲凍風寒 加上道路崎嶇轉折 甚是屈迴 剛剛揉升百丈 倏又一落平川 真個難走已極 山高祇三十多里 竟走出兩三倍的途程 才行到頂 雲鳳見上面很爲平廣 時候業已子夜 三小雖然歡呼 俱都顯出疲乏之狀 離妖人所住的水屋 還有一多半的路 不得不歇息一下 便命咪咪和尼尼說 擇一避風所在 吃點乾糧果子 歇一歇脚 再走 咪咪欣然稟道 今日因有大仙一路 胆壯高興 要快得多 這就快到 大仙如是不用飲食 我們到底再吃吧 云鳳盤問路才半途 怎說快到 沙沙接口答道 路雖祇走了一半 但是上山艱難 下山容易 尼尼記得地頭 不消多時 便可到底了 雲鳳不便根問 更隨三小 迎着寒風 順山頂 往側走去 三小本來矯捷 這一上到上頂堅冰之上 走起路來 更是迅速非常 他們並不在冰上跑 各從所背行囊內 取出一付形如半船 長約尺許 精鐵製成的套子 將雙足踏在裏面 兩足往冰上用力一登 便飛也似 往前滑去 疾如箭駛 拿云鳳的脚力 也不過剛剛跟上 一會到了一個所在 雪光中望去 別處山徑 都是些冷壁雪嶺 巖崖峭壁 獨這一面 是個斜坡 雖然相隔地面太深 半山以下 沒有冷雪映照 又有些暗雲低浮 望不到底 看那形勢 却是一溜邊下去的 沙沙說他三人 準備踏着那套子 往山下溜去 頃刻便到 云鳳說是太險 萬一近底處 遇有危石阻攔 定然沒命 三小以爲云鳳 因了你們肯騰雲 力說平月均經熟練 在先前 便學會這等下山之法 不過前人用來荒謔 如今

却濟了實用等語 云鳳見三小甚是自負 祇得罷了 暗忖自己枉被稱位神仙 如若落在三小後面 豈非笑話 這等下山之法 又未習過 不敢輕於嘗試 加上愛憐三小 殺恐他們先到 遭了妖人毒手 方自爲難 猛想起自己從云空墜落 尙還無害 適才見有一面 是個垂直往下的峭壁 何不由此提着真氣 縱了下去 你們既堅持要下 可放小心些 我自由上面緩落吧 三小領命 各自覓路 先行分下 施施兩三聲響過 三個小人影子 直如彈丸走坂 流星飛渡 晃眼功夫 沒入薄霧之中 云鳳也忙着跑切來路 尋到那一處峭壁 料可直下無阻 施展白陽洞壁上悟出的內家真功 站在崖口 雙足先用力一登 平飛縱出去 二十多丈遠近 然後將氣平均 兩手平分 往下飛落 這次不比云中失足 先就有了準備 絲毫也不驚慌 預計從空下落 也須片刻功夫 便在空中縱目流覽 才一起步 便覺側面有一座山 比這一面 要大得多 當時也未想到別的 祇聽耳旁寒風呼呼 冷氣侵人 下到一半 冰雪已稀眼前 的林木花草 奇峯怪石 似捲軸一般 電轉雲生 往上飛去 知道離地不遠 忙把真氣一提 低頭看那落脚之處 乃是一條谷逕 崖上這一縱 恰好不遠不近 正落在谷逕當中 兩崖路旁合抱參天的古樹 和那徑尺粗細的老藤 不知多少 有了上次遇見怪蛇前車之鑒 自知無傷 便不打算 再三攀附 眼看離地 祇有七八尺 一口真氣 欲知後事如何 且看下集 便知分曉